



08054

大事記解題卷十

宋呂祖謙撰

郡後學

胡鳳丹

月樵校梓



漢孝文皇帝元年冬十月庚戌徙立故琅邪王澤為

燕王

解題曰澤少帝時為齊王所詐失國自歸長安故

史記書故琅邪王漢書削故字

辛亥皇帝即阼謁高廟

解題曰曲禮曰踐阼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事

曰嗣王某踐履也阼東階也主人所升降也土冠

卷十

大事記解題

一

退補齋藏板

禮注云阼猶酢也所以答酬賓客也天子祭祀唯

至尊獨升東階羣臣皆由西階也周康王將受顧

命由賓階躋者未即位不敢當主也文帝已即位

故初謁高廟即阼階而升史記書即阼志其正位

居尊之始也漢書削即阼二字

尊代太后曰皇太后王子遣太后弟車騎都尉薄昭

奉迎于代

解題曰按史記外戚傳高祖崩諸御幸如戚夫人

之屬呂太后怒皆幽之不得出宮而薄姬以希見

故得出從子之代爲代王太后弟薄昭從如
代爲代太中大夫太中大夫見年表車騎之拜蓋在文帝
卽位後也

增丞相陳平太尉周勃朱虛侯章等封邑

解題曰按史記本紀皇帝曰呂產自置爲相國呂

祿爲上將軍擅矯遣灌將軍嬰將兵擊齊坐擅與矯詔二

律欲代劉氏坐謀叛律嬰留滎陽弗擊與諸侯合謀以

誅呂氏呂產欲爲不善謀叛也丞相陳平與太尉周

勃謀奪呂產等軍謀則陳平爲首朱虛侯劉章首先捕呂

產等捕斬諸呂則劉章爲首太尉身率襄平侯通身率者專歸入北軍

之功於周勃紀持節承詔入北軍詔者少帝之詔也文帝論功猶

稱此者示易置大將必自天子出也典客劉揭身奪趙王呂祿印奪

者非使人也論益封太尉勃萬戶賜金五千斤以

功以射親爲重北軍功丞相陳平灌將軍嬰邑各三千戶金二千

斤平主謀廟堂而封邑與灌嬰等蓋其自處也朱虛侯劉章襄平侯通

東牟侯劉興居邑各二千戶金千斤致堂胡氏曰劉章忠勇先

憤劉氏失職年纔二十四諸呂憚之不敢輕發及

平勃舉事章手誅呂產其功不在二人之下文帝

行賞於章宜先而卽位三年乃始與辟疆興居去
侯而王又不顯言其功何哉初章欲立其兄齊王

卷十 大事記解題 二

退補齋藏板

謀不在代也文帝以是終懷不平大臣又無開陳之計使盛德之主稍負疵議惜哉則其所謂朕自任衣冠念不在此者殆空言矣

呂氏所奪齊楚地皆歸之

解題曰齊地城陽濟南琅邪三郡也楚地當考

十一月除收帑諸相坐律令

解題曰高后除三族罪而收坐父母妻子同產之律猶在至是乃除之按刑法志詔丞相太尉御史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衛善人也今犯法者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收朕甚弗

卷十

大事記解題

三

退補齋藏板

取其議左右丞相周勃陳平奏言父母妻子同產相坐及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也收之道所由來久矣臣之愚計以爲如其故便文帝復曰朕聞之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道之以善者吏也既不能道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於民爲暴者也朕未見其便宜熟計之平勃乃曰陛下幸加大惠於天下使有罪不收無罪不相坐甚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等謹奉詔盡除收律相坐法其後新垣平謀爲逆復行三族之誅由

是言之風俗移易人性相近而習相遠信矣夫以孝文之仁平勃之知猶有過刑謬論如此甚也而况庸才溺於末流者乎

春正月有司請蚤建太子詔曰其安之有司三請乃立長子啟爲太子賜天下民當爲父後者爵一級
解題曰按景帝紀注景帝年三十二卽位然則文帝之元年景帝方十歲耳平勃所以亟請建太子者懲惠帝繼嗣不明之禍也文帝所以固讓者蓋踐阼之始懼不克勝所言皆發於中心非好名也

卷十

大事記解題

四

退補齋藏板

至於言楚王吳王淮南王特因有司有豫建之請故答以近親賢王尙多豈爲不豫而已亦非爲禪讓不情之語也有司之言曰高帝親率士大夫始平天下建諸侯爲帝者太祖諸侯王及列侯始受國者亦皆爲其國祖子孫繼嗣世世不絕天下之大義也故高帝設之以撫海內然則當時之廷臣蓋其知此者矣因賜天下民當代父後者爵各一級顏師古韋昭以謂雖非己生正嫡但爲後卽賜之爵文帝以立子爲後不欲獨饗其福故賜天下

爲父後者節

史記漢書兩本紀所載大略皆同但史記云吳王於朕兄也惠仁以好德

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所謂秉德以陪者專爲弟設也漢書削惠仁以好德二句而云吳王於朕兄也淮南王弟也皆秉德以陪朕失文帝之意矣史記又云高帝親率士大夫始平天下建諸侯爲帝者太祖漢書削親率士大夫一句則與下文建諸侯之語不相應於文義亦未足

三月立太子母竇氏爲皇后賜天下鰥寡孤獨窮困

高年孤兒布帛米肉

解題曰按史記本紀有司請立皇后薄太后曰諸侯皆同姓立太子母爲皇后皇后姓竇氏上爲立后故賜天下鰥寡孤獨窮困及年八十以上孤兒

卷十

大事記解題

五

退補齋藏板

九歲以下布帛米肉各有數古者天子必娶於諸侯是時漢諸侯皆劉氏故不得已援母以子貴之義立母爲皇后漢書削諸侯皆同姓之語失其旨矣賜天下鰥寡孤獨窮困卽漢書所載振貸之詔也及年八十以上孤兒九歲以下布帛米肉各有數卽漢書所載存問長老之詔也漢書錄其文史記載其故也

選皇后兄弟師傅賓客

解題曰按申屠嘉傳張蒼免相孝文帝欲用皇后

弟竇廣國爲丞相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廣國賢
有行故欲相之廣國少爲人所略賣爲奴晚節其
賢至此豈非擇師傅賓客之力乎古者天子諸侯
不內娶故教養外戚之法無傳焉封建旣廢外戚
未必世族尤不可不教養也平勃親經呂氏之禍
故知其爲急務耳東京雖置四姓小侯學而竇憲
梁冀幾危社稷得非未嘗選長者士之有節行者
與居居訓導之任者特章句之陋儒乎

夏四月齊楚地震二十九山同日崩大水潰出

卷十

大事記解題

六

退補齋
藏板

解題曰致堂胡氏曰文帝當陽而有此大異何也
或以爲呂氏盛陰餘氣所感如公孫洪所言湯旱
爲桀之餘虐也非耶曰天地之變非一端盡以爲
人事致之則如五行穿鑿附會泥而不通使人不
之信者多矣盡以爲氣數適然不可致詰則古人
有修德正厥事反災祥召和氣者班班可考也要
之爲天下主父天而母地父母震怒顏色異常人
子當祇栗恐思所以平格不當指爲情性所發而
遂已也呂氏之禍旣已往矣未來之應庸可忽諸

然文帝方以德化天下尙儉素務敦朴愛民如子
惟恐傷之所以有災異之徵而無其應乎

令郡國無來獻令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

解題曰按賈捐之傳孝文皇帝閉中國未安偃武

行文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如漑曰常賦歲百二十歲一事

時天下民多故出賦四十三歲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於是還馬

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

來獻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

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微佞人用事則諍

卷十 大事記解題 七 退補齋藏板

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諡爲孝文廟稱太宗

脩代來功封衛將軍宋昌爲壯武侯

解題曰文帝自代邸入未央宮是夜卽收兵權付

之藩國舊臣蓋習見高祖襲奪韓信軍遂以爲處

大事當如此雖有爲上易知之說示人不廣之說

亦不暇恤也至於卽位半年之後始脩代來功所

封者獨宋昌一人必以爲此乃已事固可以伸吾

謙抑之素志也自今觀之文帝之時非楚漢未定

之際平勃之爲人非飛揚跋扈之才使高帝而在

亦必不以此待之矣然則資稟之不大者豈特大
舜臨下以簡之德未易識哉雖高帝屈羣策之略
亦莫知其涯涘也按惠景間侯者表壯武侯宋昌
中元四年奪侯國除不載其由正使有罪不能全
護先帝功臣孝景亦未可無責也史記十表意義
宏深始學者多不能達今附見于此三代世表以
世系爲王所以觀百世之本支也十二諸侯年表
以下以地爲主故年經而國緯所以觀天下之大
勢也高祖功臣侯年表以下以時爲主故國經而

卷十

大事記解題

八

退補齋藏板

年緯所以觀一時之得失也漢興以來將相各臣
年表以大事爲主所以觀君臣之職分也以百世
本支言之黃帝之初先列譜系以祖宗爲經以子
孫爲緯則五帝三代皆出於黃帝可知矣所載世
系未必
盡可信然敘載本
支之法則古法也周成王之後詳列諸侯以世爲

經以國爲緯則親疎之相輔可知矣帝顓頊以下

周武王以上有經而無緯止列世系而大治亂附

焉則正嫡旁支之繼續皆可知矣今史記本自顓
頊至帝芒猶有

經有緯者蓋司馬子長借譜
系之上方書帝王之世耳以天下大勢言之如

高帝五年韓信王楚英布王淮南盧縮王燕張耳
王趙彭越王梁韓王信王太原吳芮王長沙則天
下之勢異姓強而同姓未有封者也如高帝六年
高祖弟交王楚高祖子肥王齊英布王淮南盧縮
王燕張敖王趙彭越王梁高祖兄喜王代吳芮王
長沙則天下之勢異姓與同姓強弱亦略相當也
如高祖十二年高祖弟交王楚高祖子肥王齊高
祖兄子潁王吳高祖子長王淮南高祖子建王燕
高祖子如意王趙高祖子恢王梁高祖子友王淮

卷十

大事記解題

九

退補齋藏板

陽高祖子恆王代吳芮王長沙則天下之勢同姓
甚強而異姓絕無而僅有也

略舉數條其餘可自求之

以當世

得失言之如高祖功臣年表高祖功臣侯者一百
四十三至文帝之世存者一百二十五至武帝時
存者七十一則時之守先典待舊勳孰得孰失皆
可知矣如惠景間侯者表建元之後存者一國太
初以後又皆國除則時之政事孰緩孰急皆可知
矣

所以封之功狀所以
亡之刑名尤當詳考

如建元以來侯者表元光

侯者四元朔侯者二十

唯公孫宏
以丞相封

元狩侯者十三

皆以匈奴封元鼎侯者十六

唯姬嘉以周後樂大以方術石慶以丞相

封

以匈奴南粵封元封侯者十七以東越甌駱南

粵朝鮮西域封則時之用兵孰多孰少皆可知矣

建元以來王子侯者表元光侯者七元朔侯者一

百二十七元狩侯者二十五元鼎侯者三則時之

分封諸侯子弟施行次第皆可知矣以君臣之職

分言之如高帝元年大事記沛公爲漢王之南鄭

還定雍而相位書蕭何守漢中御史大夫位書周

苛守滎陽高帝九年大事記未央宮成置酒前殿

卷十

大事記解題

十

退補齋藏板

帝奉玉卮上太上皇壽曰今臣功孰與仲多而相

位書蕭何爲相國御史大夫位書周昌爲趙丞相

則君臣之職分或得或失皆可知矣彼班氏作漢

史苟欲自出機軸盡變子長之例分異姓王同姓

王爲兩表漢初親疎相錯之意復不見同姓諸侯

王表廢年經國緯之制王子侯以下諸表廢國經

年緯之制徒列子孫曾玄世數是特聚諸家之譜

牒耳天下大勢當世得失泯然莫可考何名爲表

哉太史公諸表秦楚之際月表此一時也漢興以

來諸侯年表此又一時也至於以節目論之則高祖功臣年表與惠景間侯者表異矣惠景間侯者表與建元以來侯者表異矣建元以來王子侯者表斷自建元其亦有以矣彼班氏分諸侯王爲兩表智不相近理固應爾至於王子侯起於高祖則史家之常例也至於中分西漢諸帝之功臣以高惠高后文爲一卷景武昭宣元成爲一卷特以卷秩重大析之耳別外戚恩澤侯自爲一表雖頗有意然其所發明者亦狹矣百官公卿表上卷敘官制沿革固有益於世若下卷所謂表者削去大事不記則所書者止於公卿拜罷月日而已并載九卿雖爲繁碎猶非其大失也古今人表以區區一夫之見而欲定生民以來聖賢愚智之等差其不知量亦甚矣

後漢書載固著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女弟昭就東觀藏書

閣踵而成之世遂疑此表出於班昭恐固不至如是之陋按後漢史言八表未及竟而卒則大綱皆出於固特其間節目未備者昭補而成之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

我無是也有旨哉

從高帝入漢中者列侯益封二千石以上賜食邑

卷十

大事記解題

十一

退補齋藏板

解題曰追脩高祖時遺功臣也按史記本紀上曰
列侯從高帝入蜀漢中者六十八人皆益封各三
百戶故吏二千石以上從高帝潁川守尊等十人
食邑六百戶淮陽守申屠嘉等十人五百戶衛尉
定等十人四百戶封淮南王舅父趙兼爲周陽侯
齊王舅父駟鈞爲清郭侯淮南王高帝子齊王有
討呂氏之功故特封其
外親漢書本紀年表皆止云舅削父字蓋班固之
時已不呼母兄弟爲舅父矣如潯曰邑名六國時
齊有清郭
君清音靜

秋八月辛未右丞相勃免左丞相平專爲丞相

卷十

大事記解題

十一

退補齋藏板

解題曰自是專置一相武帝征和二年雖詔分丞
相長史爲兩府以劉屈氂爲左丞相然左丞相竟
未嘗拜也

遣陸賈諭南越趙佗謝罪去帝號

解題曰按南粵傳文帝元年詔丞相平舉可使南
越者平言陸賈先帝時使粵召賈爲太中大夫謁
者一人爲副使賜佗書曰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
心勞意朕高皇帝側室之子棄外奉北藩于代致
堂
胡氏曰賢哉文帝之不欺也實言之於德無損而
聽者心悅而誠服矣或者夸大其辭侈耀其事假

於符讖託於怪神欲以厭羣眾而不知虛誕之爲可愧也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文帝有焉

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羣臣孝

惠皇帝卽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以

故許暴乎治諸呂爲變故亂法不能獨制其辭如此體應

也乃取它姓子爲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

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

今卽位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

罷長沙兩將軍兩將軍者隆慮侯及博陽侯周聚也趙佗先遺邊將書達意求內附

遣賈論之朕以王書罷諸侯博陽侯親昆弟在真

卷十 大事記解題 三

定者已遣人存問脩治先人冢佗請罷長沙兩將軍而文帝先罷博

存問未以語之此御戎狄之法也前日聞王發

兵於邊爲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

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

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朕欲定地

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

也朕不得擅變焉觀此可見高帝諸侯郡縣相錯之意吏曰得王之

地不足以爲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爲富服領以南

藏板 退補齋

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

使以通其道是爭也譙郡張氏來曰諺云人之飲

飲夫佗之帝也必意漢惡其偏我而矜張以代之

夫如是則足以自張於國人而意亦且少伸矣今

乃不然漢天子視我爲帝漠然如未嘗有則吾何

以取重於國退而視其黃屋左纛非甚童騃必且

以爲是果何用之物哉冒而居之且甚不安夫行

所不安而怙所無用佗老賊必不然也幸賈之來

恨去之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願與王分棄前患

終今以來通使如故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

受之母爲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

二十衣遺王師古曰以縣裝衣曰褚上中下者縣

之多少薄厚之差也諸音竹呂反

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陸賈至南粵王令國中

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漢皇帝賢天子

自今以來去帝制黃屋左纛觀此數語則佗之

爲人亦略可見因

爲書稱蠻夷大長老夫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

陛下老夫故粵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璽以爲南

粵王使爲外臣時內貢職孝惠皇帝卽位義不忍

絕所以賜老夫者厚甚觀此數語則惠帝之

時大槩亦略可見高后

自臨用事近細士信讒臣屋漏在上知之在下佗

在萬里之外而所言如此別異蠻夷出令曰母子蠻夷外粵金鐵田器馬

卷十

大事記解題

古

退補齋藏板

牛羊卽予予牡毋與牡老夫處僻馬牛羊齒已長

自以祭祀不脩有死罪佗雖夷狄所以叛中國者其名如此使內史

藩中尉高御史平南越雖蠻夷官名皆用漢藩國之制凡三輩上書

謝過皆不反又風聞老夫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

宗族已誅論吏相與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外亡

以自高異故更號爲帝此其稱帝之實情也自帝其國非敢

有害於天下也高皇后聞之大怒削去南粵之籍

使使不通老夫竊疑長沙王讒臣故敢發兵以伐

其邊自解之辭也且南方卑溼蠻夷中西有西甌其眾

卷十 大事記解題 五 退補齋藏板

半羸南面稱王東有閩越其眾數千人亦稱王西

北有長沙其半蠻夷亦稱王老夫故敢妄竊帝號

聊以自娛老夫身定百粵之地東西南北數千萬

里帶甲百萬有餘然北面而臣事漢何也此夸不辭也

敢背先人之故老夫處粵四十九年于今抱孫焉

然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

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

哀憐復故號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

敢爲帝矣謹北面因使者獻白璧一雙翠鳥千犀

角十紫貝一百桂蠹一器生翠四十雙孔雀二雙
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陸賈還報文帝大說遂
至孝景時稱臣遣使入朝請然其居國竊如故號
其使天子稱王朝命如諸侯

齊哀王襄薨立太子則爲王

解題曰按世家文帝元年齊哀王卒太子則立是
爲文王

以賈誼爲太中大夫

解題曰按本傳賈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

卷十

大事記解題

六

退補齋藏板

書屬文稱於郡中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材召置門
下甚幸愛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
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學士焉徵以爲廷尉乃
言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是時
誼年二十餘最爲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
言誼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於是以
爲能文帝說之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

漢孝文皇帝二年冬十月丞相曲逆獻侯陳平薨

解題曰太史公曰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

之術陳平曰我多陰謀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卽廢亦已矣終不復起以吾多陰禍也平所好黃

帝老子之術如此然觀此與張良陳平傳亦可見漢初所以尙黃老方其割肉俎上

之時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高

帝常出奇計救紛糾之難振國家之患及吕后時

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脫定宗廟以榮名終稱賢相

豈不善始善終哉非知謀孰能當此者乎李德裕窮愁志

云諸葛亮言以子房之清雅不釋陳平之濁俗觀此則二人之品格可見矣

詔列侯各之國

解題曰按本紀詔曰朕聞古者諸侯建國千餘各

卷十 大事記解題

七 退補齋藏板

守其地以時入貢民不勞苦上下驩欣靡有違德

今列侯多居長安邑遠吏卒絡輸費苦自侯國往長安絡役

賦輸而列侯亦無繇教訓其民其令列侯之國爲吏

及詔所止者遣太子李奇曰爲吏謂卿大夫者詔所止特以恩愛見留也

癸卯晦日有食之詔求言舉賢良方正罷衛將軍軍

省太僕馬

解題曰按本紀詔曰朕聞之天生民爲之置君以

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災以戒不

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於天災孰大焉朕

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于庶民君王之上天下

治亂在予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

能治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

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先之所不及句以啟告朕

求言於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

不逮令執政舉賢良方正能直言者此制科之始也因各敕以職任務省

繇費以便民令執政戒敕內外眾職省繇費也朕既不能遠德故

憫然念外人之有非是以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

邊屯戍又飭兵厚衛其罷衛將軍軍宋昌為衛將軍鎮撫南北

卷十 大事記解題

大 退補齋藏板

軍則此軍又在師古曰太僕見南北軍之外也太僕見馬遺纜足在之馬今當減

留纜足充餘皆以給傳事史記正義曰樂產云傳事而已置一也謂乘傳者以傳

受君命乘置者以置馬取用也如淳云律四馬高足為置傳下足為乘傳一馬二馬為輶傳急者乘

一馬曰乘置續漢書曰驛馬三十里一置也廣雅云置驛也自不能遠德以下亦詔執政罷衛將軍

軍省僕馬

穎陰侯騎賈山上書言事

解題曰按列傳賈山穎川人也祖父祛故魏王時

博士弟子也師古曰六國時魏也山受學祛所言涉獵書記

不能為醇儒嘗給事穎陰侯為騎師古曰為騎者常騎馬而從也

孝文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爲諭名曰至言其辭曰
臣聞爲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
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爲諭
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脩身於內成
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爲天子
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罷赭衣半道羣盜滿
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一夫大謗天
下嚮應者陳勝是也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
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歿已加矣臣

卷十

大事記解題

九

退補齋
藏板

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臣聞忠臣
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
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
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
臯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昔者夏商之季世雖
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
時豪傑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
其力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
仁者善養士古者聖王之制史前書過失工誦箴

諫督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
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
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
海之內其義莫不爲臣然而養三老於大學親執
醬而饋執爵而酌祝饘在前祝鯁在後公卿奉杖
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弼求脩正之士使直諫故
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
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
芻蕘者求善無廢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

卷十

大事記解題

三

退補齋
藏板

善無不聽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
譖言則退此之謂也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
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
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
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
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
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亡數死則往
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爲之服錫衰
麻絰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

當宗廟之祭而死爲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
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顏色然後見之
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
世而令聞不忘也今陛下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

士選其賢者使爲常侍諸吏

漢書百官表侍中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

侍皆加官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將都尉尚書
太醫大官令至郎中亡員外至數十人侍中中常
侍得入禁中諸曹受尚書事諸吏得舉法散騎騎並乘與車與之馳毆射獵諸

侯聞之必怠於政矣陛下卽位損食膳不聽樂人

舉膳必以樂至是始廢之

舉膳必以樂至是始廢之

減外徭衛卒

罷衛將軍是也

止歲貢

令天下毋來獻

卷十 大事記解題

三

退補齋藏板

是省廐馬以賦縣傳

省太僕馬是也

去諸苑以賦農夫出

帛十萬餘匹以振貧民

元年詔振貸貧民

禮高年九十者

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

禮高年詔亦在元年但不載免口算賦耳

賜天下男子爵

初卽位賜民爵戶一級是也

大臣皆至公卿年

修代來功詔曰諸從政六年官皆至九卿

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無不

被澤者

百官表御府屬少府賜大臣宗族謂周勃等賜金是也

赦罪人憐其

亡髮賜之金

謂髡鉗之屬

憐其衣赭書其背

罪人衣衣衣赭以別良

民今免其衣赭但書其罪於背也

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

徒必不見親戚

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膏雨

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它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之所以順陛下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射獵固文帝之實然亦足見其英發之氣世以文帝爲寬厚之主非也以夏歲二月師古曰時以十月爲歲首則謂夏正之二月爲五月今欲定制度循於古法故特云用定明堂造大學脩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當時儒者之論大抵如此

春正月丁亥親耕籍田

解題曰按本紀詔曰夫農天下之本也其開籍田

卷十 大事記解題

三 退補齋藏板

師古曰古者天子耕籍田千畝爲天下先籍者帝王典籍之常也韋昭籍借也曰借民力以治之臣瓚曰景帝詔曰朕親耕后親桑爲天下先本以躬親爲義不得以假借爲稱也籍謂蹈籍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國語曰宣王卽位不籍千畝號文公諫斯則籍非假借明矣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民謫作縣官及貸種食未入未備者皆赦之

三月立趙幽王少子辟疆爲河間王朱虛侯章爲城

陽王東牟侯興居爲濟北王皇子武爲代王參爲太

原王揖爲梁王

解題曰按史記本紀三月有司請立皇子爲諸侯

王上曰幽王幽死朕甚憐之已立其長子遂爲趙
王遂弟辟疆及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東牟侯興
居有功可王乃立趙幽王少子辟疆爲河間王以
齊劇郡立朱虛侯爲城陽王立東牟侯爲濟北王
皇子武代王子參爲太原王子揖爲梁王
以太中大夫石奮代張相如爲太子太傅

解題曰按本傳孝文時官至太中大夫無文學恭
謹舉無與比東陽侯張相如爲太子太傅免選可
爲傅者皆推奮爲太子太傅張釋之問文帝東陽
侯張相如何如人也然則相如當時共推以爲長
者文帝太子師傅之選蓋如此

五月除誹謗妖言律

解題曰賈誼論秦曰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
之妖言然則秦律也顏師古曰高后元年詔除妖
言之令今此又除妖言之罪是則中間曾重復設
此條也

九月初與郡國守相爲銅虎符竹使符

解題曰兵符郡付之守國獨付之以相何也漢制

卷十

大事記解題

三

退補齋
藏板

諸侯不得自發兵也齊魏勃給齊相召平曰王欲

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然則文帝以前蓋有虎符

矣此謂之初作者豈非用銅於此始乎漢書止書郡守爲銅

虎符竹使符削國相二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

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

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

曰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也師古曰謂各分其

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

漢孝文皇帝三年絳侯周勃免丞相就國

卷十 大事記解題

五

退補齋藏板

解題曰以率列侯之國爲名而罷之也勃功成不

退固非人主所能久安觀袁盎之進說蓋亦有助

焉按史記袁盎傳盜楚人也其父故爲羣盜徙處

安陵劉敬所徙也安陵屬右扶風高后時盜嘗爲呂祿舍人呂祿

之僕從如此但其主凡庸耳及孝文帝卽位盎兄噲任盎爲中

郎中郎秩比六百石漢書作郎中非也郎中止比三百石爾絳侯爲丞相朝罷

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目送之袁盎進曰盎爲中郎

每朝侍衛殿陛故得進說陛下以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文帝

初心敬周勃如此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

主在與在主亡與亡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

劉氏不絕如帶是時絳侯爲太尉主兵柄弗能正

呂后崩大臣相與共畔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

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此說當以告周勃而不當以告文帝丞相如

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爲陛下不取也

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文帝既入其說矣已而絳侯望袁

盎曰吾與而兄善今兒廷毀我勃見陳平論曰宰相職避上相位以讓之非尼已自用者明矣盎爲通家子弟不

誠諫忠告乃許之於文帝其用心果何在乎盜遂

不謝欲爲俠士之態及絳侯免相之國國人上書告以爲

卷十 大事記解題

五 退補齋藏板

反徵繫清室史記正義曰上音請漢書作請室應劭曰請室請罪之室若今之鍾下如

淳云請室獄也若古刑於甸師氏也胡公漢宜解語曰車駕出有請室今在前先驅此官有別獄也

宗室諸公莫敢爲言唯袁盎明絳侯無罪絳侯得

釋盜頗有力絳侯乃大與盎結交勃之材鈍不足怪而盎之少慧

爲可憐李德裕窮愁志云袁盎之對見勃自德其功

有以激之也非至理篤論此言足以惑文帝聰明

傷仁厚之政俾其君有薄宗臣之意竟使周勃大

功皆棄非罪見疑可爲長歎息也當呂后之世惠

帝已殂少帝非劉氏陳平用辟疆之計權王產祿

絳侯若不與之同心而制其兵柄必由此而階亂矣則劉氏安危未可知也其後絳侯繫請室盜雖明其無罪所謂陷之死地而後生之徒有救楚之力且非曲突之義揚子稱盜忠不足而談有餘斯言當矣善哉賈生之說諭堂陛之峻高者難攀卑者易凌文帝感悟養臣下有節有以見賢人用心致君精識若袁公者難與並爲仁矣

德裕之論雖在朱厓有所

感發然非矯枉過正之說也

以太尉潁陰侯灌嬰爲丞相罷太尉官屬丞相

卷十

大事記解題

美

退補齋藏板

解題曰灌嬰功名次於周勃者也故以代之罷太尉官屬丞相則兵柄歸相府矣

城陽王章薨立子喜爲城陽王

解題曰章旣薨子孫傳玉璽者十世至王莽篡位始絕章平日所存蓋可知矣赤眉起軍中常有齊巫鼓舞祠城陽景王以求福助巫狂言景王大怒曰當爲縣官何故爲賊軍中驚動樊崇等求景王後得七十餘人唯盆子爲近屬乃立之大亂之世妖誕並興固無足怪然章之餘威震於青齊亦可

見也

淮南王長殺辟陽侯審食其

解題曰按列傳淮南厲王長者高祖少子也其母

故趙王張敖美人高祖八年從東垣過趙趙王獻

之美人厲王母得幸焉有身趙王敖弗敢內宮爲

築外宮而舍之

既曰獻矣自當以備掖廷今乘輿既過美人復歸宮豈非染燕趙待

客之遺俗與趙王爲之

及貫高等謀反柏人事發

覺并逮治王盡收捕王母兄弟也

母族也美人妻族也

言而可知矣反者皆繫三族

繫之河南厲王母亦繫告吏曰得

卷十 大事記解題

三

退補齋藏板

幸上有身吏以聞上方怒趙王未理厲王母厲

王母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呂后

史記本紀年表稱趙兼爲淮南王舅

父然則古人稱母之兄弟爲舅父猶稱父之兄弟爲伯叔父言皆我之父行也管仲如周周王謂之

舅氏呼仲爲舅家之人耳今人於母之兄弟單稱舅氏稱舅氏失其義也

呂后妒弗肯

白辟陽侯不彊爭及厲王母已生厲王悲卽自殺

吏奉厲王詣上上悔令呂后母之而葬厲王母真

定眞定厲王母之家在焉父世縣也

鄉土民數高古人所重

祖十一年十月淮南王黥布反立子長爲淮南王

王黥布故地凡四郡

言其用武之國也

上自將兵擊滅布

厲王遂卽位

布既滅始正卽位之禮而君其國也

常心怨辟陽侯及

孝文帝三年入朝甚橫乃往請辟陽侯

請謁也

卽自

袖鐵椎椎辟陽侯令從者魏敬到之厲王乃馳走

闕下肉袒謝曰臣母不當坐趙事其時辟陽侯力

能得之吕后弗爭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吕

氏殺之辟陽侯弗爭罪二也吕氏王諸吕欲以危

劉氏辟陽侯弗爭罪三也臣謹爲天下誅賊臣辟

陽侯報母之仇伏闕下請罪孝文傷其志爲親故

弗治赦厲王

薄昭書曰大王以未嘗與皇帝相見求入朝見未畢昆弟之歡而殺列侯

卷十

大事記解題

天

退補齋藏板

以自爲名皇帝不使吏與其間赦大王甚厚卽謂此也朱建傳云孝文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以黨諸吕故孝文聞其客朱建爲其策使吏捕欲治建遂自剄文帝聞而惜之曰吾無殺建意也文帝豈特無殺建意哉亦無殺審食其意也食其旣爲厲王所殺因追治其附諸吕之罪捕其賓客朝廷之體應爾也諸子及吏皆勸建亡死建獨不信料事情反不若聞巷常人其智安在耶政以平日以智謀自在謂能見眾人之所不見故其蔽一至於此也

五月匈奴寇北地上郡居河南帝幸甘泉命丞相灌

嬰將軍騎八萬五千擊之於高奴匈奴敗去

解題曰按本紀五月匈奴入北地居河南爲寇

漢書作匈奴入居北地河南爲寇史記大事記作匈奴大人上郡灌嬰傳作匈奴大人北地上郡蓋河南

之地涉二郡之境也顏師古曰北地上郡之北黃河之南即白羊所居帝初幸甘泉蔡邕曰天子車駕所至民臣以為倖僥故曰幸至見令長三老官屬親臨軒作樂賜食帛越巾刀佩帶民爵有級數或賜田租之半故因是謂之幸六月帝曰漢與匈奴約為

昆弟毋使害邊境所以輸遺匈奴甚厚今者右賢

王離其國將眾居河南降地非常故匈奴傳云置左右賢王左右賢王左

右谷蠡王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匈奴謂賢曰屠耆譏常以太子為左屠耆王自左右賢王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號曰萬騎諸大臣皆世官諸左方

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東接穢貉朝鮮右方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氏羌而單于之延直

代雲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

谷蠡王最為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

卷十 大事記解題 五 退補齋藏板

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裨往來近塞捕殺吏卒

小王相都尉當戶且渠之屬驅保塞蠻夷令不得居其故陵轢邊吏入盜甚敖

無道非約也其發邊吏騎八萬五千詣高奴遣丞

相潁陰侯灌嬰擊匈奴去匈奴傳灌嬰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

塞

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

解題曰帝將親擊匈奴故發兵衛守長安也獨發

中尉材官者用征黥布故事也衛將軍其宋昌歟

帝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

解題曰自甘泉之高奴勞丞相軍也自高奴之太原駐蹕爲丞相軍聲勢

徙代王武爲淮陽王太原王參爲代王以太原國地盡與之

解題曰史記大事記今年書以地盡與太原太原更號代漢同姓諸侯王表亦書代王武文帝三年徙爲淮陽王太原王參文帝三年更爲代王蓋文帝自代王立爲天子析舊國爲二以封二子至是匈奴入寇內奉兩王外禦強敵事力不支故移武王淮陽使參盡有全代之地所以省供給之勞專戰守之備也

濟北王興居反罷丞相兵以陳武爲大將軍帥四將軍十萬眾擊之復以祁侯繪賀爲將軍軍滎陽

解題曰興居缺望而反欲襲滎陽亦知戰國秦漢以來天下之常勢矣然區區祖策士之餘說欲用之於人民樂業之時間車駕暫出遂生覬覦其識略非城陽匹也文帝亟罷丞相擊匈奴之兵拜棘蒲侯陳武爲大將軍擊濟北昌侯盧卿共侯盧罷

師甯侯魏遯深澤侯趙將夜皆爲將軍屬武又別遣祁侯繒賀將兵屯滎陽應之如是汲汲者慮其萬一豕突據南北之衝雖不能爲社稷大憂豈不甚費經理也文帝可謂知兵矣

以太中大夫賈誼爲長沙太傅

解題曰本傳曰賈生以爲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改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儀法色尙黃數用五爲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卽位謙讓未遑也諸律令

卷十

大事記解題

三

退補齋藏板

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發之於是

天子議以爲賈生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

張相如

馮敬

馮敬今年爲典客

盡害之乃短賈生曰雒陽之人年

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

不用其議乃以賈生爲長沙王太傅按誼至長沙

三年始作鵬賦首稱單闕之歲蓋丁卯歲也若載

謫賈誼於丁卯年則絳侯已就國灌嬰已死無由

譖之今附於甲子歲之末

漢孝文皇帝四年春正月甲午以御史大夫北平侯

張蒼爲丞相

解題曰按列傳自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會天下

初定將相公卿皆軍吏張蒼爲計相時緒正律歷

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時本以十月爲首

歲弗革推五德之運以爲漢當水德之時尙黑如

故吹律調樂入之音聲及以比律令如酒曰比音

五音清濁各有所比不相錯入以定十二律之法

律與條若百工天下作程品晉灼曰若豫及之辭

程品皆取則也至於爲丞相卒就之故漢家言

卷十 大事記解題

三

退補齋藏板

律歷者本之張蒼蒼本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

而尤善律歷張蒼德王陵蒼以客從沛公蒼坐法

時王陵見而怪其美王陵者安國侯也及蒼貴常

父事王陵陵死後蒼爲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

上食然後敢歸家

召河東守季布至邸罷歸郡

解題曰郡國皆有邸所以通奏報待朝宿也舊臣

如季布皆不能盡其用文帝之度不宏矣

以安邱侯張說爲將軍擊匈奴出代

解題曰按史記年表張說初屬魏豹以執鉞入漢以司擊籍以將軍定代侯然則說高帝時嘗擊匈奴者也

匈奴單于冒頓請和親許之

解題曰按史記匈奴傳濟北王反文帝歸罷丞相擊胡之兵其明年單于遺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勸漢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音支等計與吏相距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

卷十 大事記解題

三

退補齋藏板

皇帝讓書再至發使以書報不來漢使不至

師古曰讓

書者有責讓之言也謂匈奴再得漢書而發使將書以報漢漢留其使不得來還而漢又更不發使至匈奴也漢以其故不和此實鄰國不附今以小吏之

敗約故罰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

吏卒良馬強力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之下定樓

蘭烏孫呼揭

音桀

及其旁二十六國皆以爲匈奴諸

引弓之民并爲一家北州已定

此夸辭也

願寢兵休士

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以應始古使少

者得成其長老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未得皇帝之

志也故使郎中

匈奴亦間用漢官名

係雩

災胡也

淺奉書請獻

橐駝一匹騎馬二疋駕二駟皇帝即不欲匈奴近

塞則且詔吏民遠舍使者至即遣之以六月中來

至薪望之地

薪望塞下地名恐漢不遣使者回故為之期

書至漢議擊

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乘勝不可

擊且得匈奴地澤鹵非可居也和親甚便漢許之

夏五月復諸劉有屬籍家無所與賜諸侯王子邑各

二千戶

解題曰屬籍宗正所掌也按高紀贊高祖即位置

卷十

大事記解題

語

退補齋藏板

祠祀官則有秦晉梁荆之巫

文潁曰巫掌神之位次者也范氏世仕於

晉故祠祀有晉巫范會支庶留秦為劉氏故有秦巫劉氏隨魏都大梁故有梁巫後徙豐屬荆故

有荆巫也以比放之諸劉散在四方非一族也諸侯王

子謂未封侯者也所賜之邑就分本國之戶而祿

之也

秋九月絳侯周勃下廷尉赦復爵邑

解題曰延平陳氏曰孝文逮捕周勃誠過矣然勃

以河東守尉行縣至絳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

持兵以見之使漢以無罪加誅被甲持兵可以免

乎逮捕之辱亦有以自取之也絳侯既出曰吾嘗
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賈山曰震之以威
壓之以重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
者哉如是則人主不得聞其過而社稷危矣夫欲
不以威重震壓士大夫者莫若明慎用刑而不留
獄不然則獄吏貴於大臣按本傳勃之蓋封受賜
昭爲言太后太后爲言無反事至於辭則勃以干
金與獄吏書牘背所教也將相外戚以重賂相結
胥吏受賄變易獄辭文帝皆不能察使
每事如此則異於元成之世者幾希

作顧成廟

卷十

大事記解題

三

退補齋
藏板

解題曰用秦始皇作極廟故事也應劭曰文帝自
爲廟制度卑狹若顧望而成猶文王靈臺不曰成
之故曰顧成賈誼曰因顧成之廟爲天下太宗與
漢無極如瀆曰景帝廟號德陽武帝廟號龍淵昭
帝廟號徘徊宣帝廟號樂游元帝廟號長壽成帝
廟號陽池

漢孝文皇帝五年夏四月更造四銖錢除盜鑄錢令
使民得自鑄

解題曰以五分錢太輕而更之也

應劭曰文亦曰
半兩今民間半

兩錢最輕小者是也

賈誼諫曰

是時誼在長沙蓋聞放鑄之令以書諫也

銅布於

天下其為禍博矣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

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

矣偽錢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於耕

田三矣銅畢歸於上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

以術斂之重則以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以作器

如淳曰古者以銅為兵秦銷鋒鏑鑄金人十二是也

以假貴臣

賜鄧通銅山未必非此言

也

多少有制用別貴賤五矣以臨萬貨以調盈

虛以收奇美則官富實而未民困六矣制吾棄財

卷十

大事記解題

美

退補齋藏板

以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懷七矣上不聽賈山

亦上書諫以為變先帝法非是章下詰責

山止非變先帝

法而不條具其利害故詰責之其後復禁鑄錢云

漢孝文皇帝六年十一月淮南王長謀反廢遷蜀嚴

道至雍死

解題曰按漢書史記列傳長驕恣不用漢法文帝

令帝舅薄昭與厲王書諫數之曰法二千石缺輒

言漢補大玉逐漢所置而請置自相二千石皇帝

執天下正法而許大王甚厚大王欲屬國為布衣

守冢真定皇帝不許使大王無失南面之尊甚厚

不求守長陵而求之真定先母後父不誼數逆天

子之令不順言節行以高兄無禮亡之諸侯游宦

事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天子郡縣之人逃入諸侯國仕宦者有禁其

在王所吏主者坐顏師古曰言各有所主而坐其罪今諸侯子為

吏者御史主為軍吏者中尉主客出入殿門者衛

尉太行主諸從蠻夷來歸誼及以亡名數自古者

內史縣令主如淳曰自御史主以下至縣令主皆謂王官屬相欲委下吏

無與其禍不可得也自御史以下所以敢舍匿姦人者必王使之也豈可委罷罷

卷十 大事記解題 三

退補齋藏板

於在下之小人乎推此則諸侯之官制亦可見王若不改漢繫大王邸論

相以下為之奈何王得書不說六年令男子但等

七千人與棘蒲侯柴武太子奇按史記漢書年表棘蒲剛侯柴武文

帝後元元年薨嗣子奇反誅不得置後國除此書柴武者武有兩姓也武所以不連坐者不知謀耳

謀以輦車四十乘顏師古曰輦車人輓行以載兵器也反谷口孟康曰谷

口在長安北故縣此處多儉阻令人使闞越匈奴事覺治之使使

召淮南王淮南王至長安丞相臣張蒼典客臣馮

敬行御史大夫事宗正臣逸廷尉臣賀盜賊中尉

臣福馮敬序丞相下者行御史大夫事也宗正治宗室者也廷尉治獄者也中尉掌徼循京師

以厲王欲遣盜反谷口谷口在長安北徼循之所及也中尉謂之盜賊中尉者當時書銜如此然則中尉之兵專昧死言淮南王長廢先帝法不聽天

子詔居處無度為黃屋蓋乘輿出入擬於天子諸侯

王不得用黃屋擅為法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吏以其郎中

春為丞相聚收漢諸侯人謂京師郡縣及諸侯國人及有罪亡

者匿與俱為治家室賜其財物爵祿田宅爵或至

關內侯奉以二千石所不當得欲以有為大夫但

士伍開章等七十人如清曰律有罪夫官爵稱士伍者也開章名與棘

蒲侯太子奇謀反欲以危宗廟社稷使開章陰告

卷十 大事記解題 美 退補齋藏板

長與謀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開章之淮南見長

長數與坐語飲食為家室娶婦以二千石俸奉之

開章使人告但已言之王推大夫但為首謀體當然也奉使使

報但等吏覺知謀所以泄也使長安尉奇等往捕開章

長匿不予舍匿罪人也自此以下每條皆引律以結罪也與故中尉簡忌

謀殺以閉口為棺椁衣衾葬之肥陵邑謀殺謾吏曰

不知安在又佯聚土樹表其上曰開章死埋此下

欺謾及長身自賊殺無罪者一人令吏謀殺無罪者

六人今獄案手殺與威力使人各為兩條亦聲說被殺者非犯死罪人為亡命棄

市罪詐捕命者以除罪

所以殺六人者為此擅罪人罪人無

告劾繫治城旦舂以上十四人

若今不立案而擅行刑也赦免

罪人死罪十八人城旦舂以下五十八人賜人爵

關內侯以下九十四人

凡結人數獄案之式也

前日長病陛

下憂苦之使使者賜書棗脯長不欲受賜不肯見

拜使者

大不敬

南海民處廬江界中者反淮南吏卒

擊之陛下以淮南民貧苦遣使者賜長帛五千匹

以賜吏卒勞苦者長不欲受賜謾言曰無勞苦者

南海王織上書獻璧皇帝

高祖十一年所立也

忌擅燔其書

卷十

大事記解題

堯

退補齋藏板

不以聞吏請召治忌長不遣謾言曰忌病春又請

長願入見

諸侯王相皆天子所命春乃長所自命故欲見天子也

長怒曰女

欲離我自附漢長當棄市臣請論如法

此漢初案獄之式也

制曰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與列侯二千石議臣蒼

臣敬臣逸臣福臣賀昧死言臣謹與列侯吏二千

石臣嬰等四十二人議皆曰長不奉法度不聽天

子詔乃陰聚徒黨及謀反者厚養亡命欲以有為

臣等議論如法

所謂明詔以恩不聽羣臣引議固爭者也

制曰朕不忍

致法於王其赦長死罪廢勿王臣蒼等昧死言長

有大死罪陛下不忍致法幸赦廢勿王臣請處蜀郡嚴道邛郵遣其子母從居縣爲築蓋家室皆廩食給薪菜鹽豉炊食器席蓐臣等昧死請請布告

天下制曰計食長給肉日五斤酒二斗令故美人

才人得幸者十人從居有司請給薪菜鹽豉而詔給酒肉有司請子母從居

而令故美人才人從居皆以恩也他可如誅同謀者之罪類盡誅所與謀者

於是乃遣淮南王載以輜車令縣以次傳是時袁

盎諫上曰吾特苦之耳今復之縣傳淮南王者皆

不敢發車封漢書音義曰檻車有檻封也淮南王乃謂侍者曰

卷十 大事記解題 平 退補齋藏板

誰謂乃公勇者吾安能勇吾以驕故不聞吾過至

此人生一世間安能邑邑如此乃不食死袁盎諫辭謂淮南王爲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霧露病死於此驗矣至雍雍令發封以死

聞上哭甚悲謂袁盎曰吾不聽公言卒亡淮南王

盜曰不可奈何願陛下自寬上曰爲之奈何盜曰

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乃可丞相御史固可責然未至如盜之言

豈非盜矜其能諫故辭氣有不可掩者歟上即令丞相御史遂考諸縣

傳送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諸縣不發封餽侍者齷齪

拘文法自謂能苟免者也然卒至於棄市可以爲

便文自營者之戒雍令所謂遭變事而知其權者

也袁盎傳載盎解文帝之辭曰陛下有高世之行
者三此不足以毀名持區區辨士捍闔之浮說以
導諛主聽雖能少解帝意然蠱其心者亦已深矣
文帝問其策而盎乃曰淮南王有三子唯在陛下
耳其後分淮南地王其二子實基於此賈誼上疏
力爭而盎則開之盎之所以事文帝其所益不若
所損之大也

帝幸上林中郎將袁盎卻慎夫人坐

解題曰按本傳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

卷十

大事記解題

四

退補齋
藏板

中常同席坐

漢宮掖之禮不修如此其叔孫通之罪乎

及坐郎署長布

席

蘇林曰郎署上林中執衛之署也如滄曰盎時為中郎將故得卻慎夫人坐也師古曰卻謂退而卑之也

袁盎引卻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

怒起入禁中盎因行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

和

誠哉是言也

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

可與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即厚賜之陛下所以為

慎夫人適所以禍之陛下獨不見人彘乎於是上

乃說召語慎夫人慎夫人賜盎金五十斤

方其怒也慎夫

人先而文帝後蓋為慎夫人而怒也及其解也文帝先而慎夫人後蓋為皇帝而解也彼怒則此怒

彼解則此解父子也君臣也朋友也莫不皆然通鑑載此事於三年以本

傳考之文帝卽位盜兄噲任盜爲中郎至淮南王

遷蜀始書盜爲中郎將則二年尙未遷爲將不得

引卻慎夫人坐也今從本傳載於淮南王事之後

遣中大夫意使匈奴頃之冒頓死子稽粥立號老上

單于復以宗室女爲公主妻單于

解題曰報係零淺之事也按本傳前六年漢遣匈

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郎中係零

淺遣朕書願寢兵復故約以安邊民朕甚嘉之此

卷十 大事記解題

聖

退補齋藏板

古聖王之意也

答其善意

漢與匈奴約爲兄弟

高帝使劉敬約

單于爲昆弟以和親

所以遺單于甚厚

劉敬約和親歲奉匈奴絮繒酒米食物各

數倍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嘗先犯匈奴故

其辭

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單于勿深誅

引赦前者恕之

有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

既逆詐

又不爲其所罔待戎狄當如此

敬如單于書

言匈奴

諸吏謂左右賢王各小王之屬

使者言單于自將伐國有功

信則漢亦不倍約也

其要約堅明如此

甚苦兵事服繡給綺衣繡袷長襦

索隱曰按小顏云服者言天子

自所服也以繡爲表錦袷袍各一比余一案漢書

綺爲裏以賜言頓

案漢書

師古曰辮髮之飾也以金爲之黃金飾其帶一孟康曰要中大帶也黃金胄

紕一漢書作犀毗師古曰胡帶之鈎也繡十匹錦三十四匹赤緋綠

繒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後頃

之冒頓死子稽粥立號曰老上單于老上稽粥單

于初立孝文皇帝復遣宗室女公主爲單于閼氏

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傅公主說不欲行漢強使之

說曰必我行也爲漢患者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

單于甚親幸之

詔列侯太夫人夫人諸侯王子及吏二千石毋得擅

卷十 大事記解題

聖 退補齋藏板

白徵捕

解題曰如淳曰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爲

列侯乃得稱太夫人子不爲列侯不得稱也按漢

初分封侯王各食其郡邑之賦一切徵捕之事不

與焉文帝此詔所以杜其漸也

夏四月赦天下

解題曰孝文嗣位休養生息與民更始一切養老

勸農之政以次第舉其德厚矣茲復遇夏而赦故

記之

初置南陵

解題曰用秦始皇驪山故事也以文帝之賢而作廟起陵皆躡亡秦之迹豈當時在廷之臣智皆不足以及此與霸陵在長安南王粲所謂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者也始作未有名故謂之南陵按史記大事記九年以芷陽鄉為霸陵是時始有名六月癸酉未央宮東闕眾愚災

解題曰晉灼曰東闕之眾愚獨災也顏師古曰眾愚謂連闕曲閣也以覆重刻垣墉之處其形眾愚

卷十 大事記解題

雷

退補齋藏板

闕之屏也按王莽傳壞渭陵園門眾愚曰毋使民復思也則眾兼取思之訓故有復思之說

召長沙王太傅賈誼入見遷為梁王太傅

解題曰按本傳賈生為服賦後歲餘賈生徵見孝

文帝方受釐如淳曰漢唯祭天地五時皇帝不自行祠還致福坐宣室蘇林

曰未央宮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賈生因具

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

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東坡蘇氏策問曰傳曰三王臣主俱

賢五霸不及其臣文帝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既見不如也文帝豈霸者歟帝自以為不如而魏文

帝乃以爲過之此又何也抑過之爲賢歟將自謂不如爲賢歟

居頃之拜賈生爲

梁懷王太傅

賈生傳之

文帝思見賈生而處之者止如此宣室之間其所感者大矣夜半前席其語雖不可得而聞必自本而未自幽而及明凡誼之所能更者端緒當略舉矣文帝既無立綱陳紀之志而更事之久誼之短闕無不照知所以不能采其長而棄其短也

漢孝文皇帝八年梁太傅賈誼陳政事

解題曰按誼疏及按本傳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其大略曰臣切惟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以傳所序考之則

卷十

大事記解題

罌

退補齋藏板

纂集誼前後所上疏合爲此篇以疏之辭考之則綱條相應又似一時所上何也蓋痛哭流涕太息之目必一疏所條畫班氏又取它疏以義類相從附之於其間耳如痛哭一條稱淮南厲王之謚而厲王追謚置園在文帝十二年又稱馮敬七首陷其胸而馮敬之死當在文帝十三年兩者皆非誼初爲梁王太傅時事凡此類皆班氏所附入也可

爲痛哭者一謂諸侯強大也

其疏曰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

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又曰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

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傳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
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邪諸
侯王既多幼弱苟下分封子弟之令勢無不行若
至文帝之末諸侯王皆壯則此策不可行矣諠之
獻言適可爲流涕者二謂匈奴謾侮侵掠有可制
其時也

之策而不用也

其疏曰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
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

言邊民有高爵及未成丁者皆有戍守之苦也又
曰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君以主匈奴行臣
之計請必繫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答
其背其計卽二表五餌是也賈誼書謂愛人之狀
好人之技仁道也信爲大操常義也愛好有實已
欲可期十死一生彼將力至此二表也賜之盛服
車乘以壞其目賜之盛食珍味以壞其口賜之音
樂婦人以壞其耳賜之高堂邃宇倉庫奴婢以壞
其腹於來降者上以召幸之相娛樂親酌而手食
之以壞其心此五餌也所謂直數百里外威令不

卷十

大事記解題

吳

退補齋
藏板

信者漢都長安去匈奴界甚不遠耳使文帝臣事
匈奴則是反居上首領居下誠不可一朝居今但
歲致金絮采繒而誼以爲可爲長太息者有六見
臣下之禮辭意亦迫切矣

於史者有三變風俗也

其疏曰今民賣僮者爲之
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

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
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縷以偏諸美者繡
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
繡且帝之身自衣卑綈而富民墻屋被文繡天子
之后以緣其領庶人襲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
觀此則徒善不足以爲政之言審矣又曰商君遺
禮義棄仁恩弁心於進取行之二哉秦俗日敗故
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
鋤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諍語抱哺其子與公
併作婦姑不相說則反唇而相稽其慈子嗜利不
同禽獸者亡幾耳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然
其遺風餘俗猶尙未改所謂行之一歲秦俗日敗

者此語必有所傳也又曰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剽寢戶之簾拳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以張釋之廷尉奏當考之則誼所言皆當時實

教太子也

其疏曰秦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事也

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而明日射人忠諫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誠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誼之言如此深切者以景帝資稟不美如提博局殺吳太子一事眾所共見也而文帝晚年用體貌大臣也晁錯為太子家令未嘗熟復此疏耶體貌大臣也誼論體貌大臣與袁盎同主失禮之言異矣顏師古曰誼上疏言可為長太息者六今此至二而止

卷十

大事記解題

罪

退補齋藏板

蓋史家直取其要切者耳故下誼之所論大抵以贊云撥其切要世事者著于傳誼之所論大抵以事迹之可見者為先後緩急之次至於引君當道者則獨闕焉太史公曰賈誼晁錯明申商孰味此疏藹然有洙泗典刑末見為申商者讀至於諸侯王皆眾體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不缺則折數語而後知之孟子告萬章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孔孟之學蓋如此

夏封故淮南王長子四人為列侯

解題曰按史記列傳孝文八年上憐淮南王淮南王有子四人皆七八歲乃封子安爲阜陵侯子勃爲安陽侯子陽爲周陽侯子良爲東成侯

漢孝文皇帝十年將軍薄昭有罪自殺

解題曰按外戚恩澤侯表軹侯薄昭十年坐殺使者自殺帝臨爲置後按絳侯世家勃之益封受賜盡以予薄昭是時蓋文帝元年也方帝卽位之始昭受大臣重賂而莫之禁則稔其惡者非一日矣帝幸上林拜虎圈嗇夫爲上林令謁者僕射張釋之

諫乃止

卷十 大事記解題

哭

退補齋藏板

解題曰通鑑載於三年以本傳考之荀氏書於此

年是也按本傳釋之有兄仲同居以訾爲騎郎選郎

其塗非一有以父兄任子弟爲郎者如張安世袁盜是也有以富貴爲郎者漢儀注謂賞五百萬得

爲帝侍郎如張釋之司馬相如是也有以獻策上書而爲郎者婁敬主父偃是也有以孝弟爲郎者

馮唐是也董仲舒對策但云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及以富警者蓋多出此兩塗耳事孝文

帝十歲不得調顏師古曰無所知名釋之曰久宦

減仲之產不遂郎中比三百石不足欲自免歸中

郎將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謂

選也郎之進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初拜官

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論令今可施行也賈誼之言宜不用

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失而漢所以興

者久之漢初名臣皆知之武帝以後識此者亦少矣文帝稱善乃拜釋

之為謁者僕射以為謁者釋之從行登虎圈上問

上林尉諸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

圈嗇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

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若是邪尉

無賴上林尉失職固可責虎圈嗇夫若但對圈中所畜之數則不為侵官今銜驚儂薄如此豈

卷十

大事記解題

罷

退補齋藏板

可獎乃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釋之久之前曰

久之躊躇未即承命也漢書刪此二字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

上曰長者也絳侯明年方薨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

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為長

者此兩人言事曾不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

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吏爭以亟疾苛察相

高其傲徒文具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夷

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起遷

之臣恐天下隨風靡爭口辯亡其實且下之化上

疾於景嚮舉錯不可不察也文帝曰善乃止不拜
嗇夫就車召釋之驂乘徐行行問釋之秦之敝具
以質言至宮上拜釋之爲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
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
王毋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
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使使承詔
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由是奇釋之拜爲中
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後拜爲廷尉上常行出中渭
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之屬

卷十

大事記解題

五

退補齋
藏板

廷尉釋之奏此人犯蹕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
吾馬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廷尉天下之平
也壹傾天下用法皆爲之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
乎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嗚呼觀乎此而知漢家
忠厚長者之俗之可尙也惟上有忠厚之治斯下
有長者之風周家以忠厚開國故延國祚于八百
餘年漢家以忠厚爲治故國統絕而復續爲人君
者不可不擇所尙也蓋秦漢之得失其大較可知
矣昔酈生之初謁漢高祖也曰陛下欲誅亡道秦

不宜倨見長者張釋之問文帝陛下以絳侯周勃
何如人也上曰長者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
人上復曰長者直不疑張歐之徒皆以長者處官
世皆亦長者予之及宣帝悅龔遂之對曰君安得
長者之言而稱之此皆漢之治用人必先長者驗
也袁盎當文景之世常引大體慷慨汲黯事武帝
亦引大體不拘文法太史公傳酷吏稱自郅都杜
周之屬皆以酷吏爲聲郅都伉直引是非爭天下
大體田蚡與竇嬰爭辨韓安國數蚡何其無大體

卷十 大事記解題

至

退補齋藏板

也及邴吉爲相嘗出逢清道羣鬪死者不問問牛
喘吐舌者恐時氣失節有所傷害掾吏服吉知大
體皆漢之治舉事必先大體驗也用人必先長者
舉事必先大體此固漢之所以爲治而非漢之君
臣建爲此言也因秦之世其說不行而爲鄉黨間
里珍貴而扶持之者漢知天下公論所主取而用
之爾方秦之末其用人先苛察亟疾以捷給爲務
以相先爲能以眾論爲陋而不取以在下者爲相
阿黨朋比而不用其舉事不以長遠重厚爲計而

不可校者計其人不考其謀便於今不謀於後安於上不問其下之當否也持重者以爲可鄙簡朴者以爲可厭秦之治如此宜夫二說之不用也嗚呼說之不用棄於上而隱於下爲上者不可不察也

諸侯王皆來朝

解題曰史記大事記今年書諸侯王皆來朝然則吳王稱疾不朝其猶在是歲之後歟

遣太常掌故晁錯往濟南伏生所受尙書

卷十 大事記解題

五

退補齋藏板

解題曰史記本傳曰伏生者

張晏曰伏生名勝伏氏碑云

濟南

人也故爲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尙書者天

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

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

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

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卽以教于齊

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尙書諸山東太師無不

涉尙書以教矣史失其年按晁錯傳錯受尙書伏

生所還因上便宜事以書稱說詔以爲太子舍人

門大夫家令今載於拜家令之前年

漢孝文皇帝十一年冬十一月帝幸代春正月帝至
自代

解題曰警邊備省潛藩也

夏六月梁懷王揖薨無子國除

解題曰按史記梁世家懷王最少子愛幸異於他
子

徙淮陽王武爲梁王北界太山西至高陽四十餘縣
又徙城陽王喜爲淮南王

卷十

大事記解題

重

退補齋
藏板

解題曰按列傳梁王勝死亡子賈誼上疏曰陛下
所以爲藩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

耳淮陽王武代王
參皆文帝子也代北邊匈奴與彊敵爲鄰能自

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僅如黑子之著面

適足以餌大國耳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

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

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

起以爲不可故斬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如滄曰
不義諸

侯彭越黥布等師古曰
斬讀與芟同謂芟刈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

門之外

師古曰諸侯國皆在關東故於東門畢以外立之也東面最北出門曰上東門

爲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

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

師古曰越過也西諸侯梁及淮

陽而縣屬於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

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

至甚

當時遠方郡縣供役京師勞費如此

逋逃而歸諸侯者已少矣

其勢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

爲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

梁

文帝不用此策

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

卷十

大事記解題

語

退補齋藏板

鄴以北著之河

師古曰新鄴潁川縣也文帝雖不徙代王而拓大梁國徙淮陽王武

王淮南包陳以南捷之江

文帝不用此策

則大諸侯之有

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

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

也

諡本欲眾建諸侯而少其力此特權時之計耳當帝與太子之世親子弟王大國固得其助至

於武帝之世則服屬又疎矣故曰此二世之利也

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

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財幸文

帝於是從誼計乃徙淮陽王武爲梁王北界泰山

西至高陽

徐廣曰高陽有陳留圍縣司馬彪曰宜北亭高陽亭也

得大縣四

十餘城徙城陽王喜爲淮南王撫其民

博士鼂錯論太子未知術數拜爲太子家令

解題曰按本傳錯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生所與

雒陽宋孟及劉帶同師然則申商之學亦信有傳授也賈誼亦必有師但史

不著耳以文學爲太常掌故應劭曰掌故六錯爲人

隋直刻深師古曰隋字與峭同峭謂峻陜也太常遣錯受尚書伏

生所還因上書稱說師古曰稱師詔以爲太子舍

人門大夫師古曰初爲舍人又爲門大夫遷博士又上書言既遷

不復爲太子官屬故上書論太子未知術數也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

卷十 大事記解題

垂

退補齋藏板

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故人主知所以臨制臣

下而治其眾則羣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

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從矣知所

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此四者臣竊爲皇

太子急師古曰公孫弘云擅殺生之力通室塞之塗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之遠近情

偽必見於上謂之術此與錯所言同耳人臣之議或曰皇太子亡以

知事爲也臣之愚誠以爲不然竊觀上世之君不

能奉其宗廟而劫殺於其臣者皆不知術數者也

皇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者不問書說

也夫多誦而不知其說所爲勞苦而不爲功書數固非

太子所當學然勞苦而不爲功亦當時儒臣在東宮者之罪臣竊觀皇太子材

高知奇馭射伎藝過人絕遠然於術數未有所守

者以陛下爲心也竊願陛下幸擇聖人之術錯所謂聖

人之術非指申商之書雖六經孔子孟之說以術數求之亦見其爲術數而已可用今世

者以賜皇太子因時使太子陳明於前陛下裁察

上善之於是拜錯爲太子家令此文帝之大失也獨不記用張相如

石奮爲太子師傳之意乎以其辨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

漢初黃老申韓世有傳授觀此傳及樂毅傳贊皆

卷十 大事記解題 美 退補齋藏板

可考也獨儒者無聞焉故高祖以來黃老申韓迭

用於世文帝元默寡欲故與黃老合景帝峻暴寡恩故與申韓合而儒者獨不

用殆非專時君之罪也太史公曰自曹參薦蓋公

言黃老而賈生晁錯明申商公孫宏以儒顯其所

感者深矣

匈奴寇狄道從晁錯議募民徙塞下

解題曰按本紀匈奴寇狄道又按晁錯傳是時匈

奴彊數寇邊上發兵以禦之錯時上言兵事曰臣

聞漢興以來匈奴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人則

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毆略畜產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殺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眾殺一王敗其眾也此即本紀所書匈奴寇狄道之事按地理志隴西郡有狄道縣非隴西之民有勇怯乃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固

卷十

大事記解題

卷十

退補齋藏板

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

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有良者可用也

夫卑身以事強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

形也師古曰彼我力均不能相使勝則連結外援兵制之也以蠻夷攻蠻夷

中國之形也師古曰不煩華夏之兵使其同類自相攻擊也今匈奴地形

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

與也中國之馬利於平地不利於險阻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

之騎弗與也騎射匈奴之所長風雨罷勞飢渴不困未嘗

宮室

故不畏風雨 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

平原易地輕車突騎顏師古曰易亦平也突騎言驍銳可用衝突敵人也則

匈奴之眾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

之弓弗能格也弩者中國之所長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

弩往來什伍俱前顏師古曰五人為伍二伍為什則匈奴之兵弗

能富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如淳曰騶矢也處平易之地可以矢相射

也臣瓚曰用矢者同中一的言其工妙也師古曰騶謂矢之善也者春秋左氏傳作叢字其音同耳

材官有材力者則匈奴之革筈木薦弗能支也孟康曰革筈皮作如

鎧者被之木薦以木板作如楯一曰革筈若楯木薦之以當人心也下馬地鬪劍戟

卷十 大事記解題 奕 退補齋藏板

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

長技也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若後世所謂歸

順也其眾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

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邊郡之騎風俗亦與匈奴同令

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

之卽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

制之卽漢儀注所謂民一歲為衛上一歲為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也兩軍相

為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眾此萬全之術也

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

言唯陛下採擇文帝嘉之乃賜錯璽書寵答焉曰
皇帝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書曰狂
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聞者
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擇於不狂是
以萬聽而萬不當也

文帝謙損以未言者如此

錯復言守邊備

塞勸農力本當時急務二事曰胡人食肉飲酪衣
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
竭則移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
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

卷十 大事記解題

堯

退補齋藏板

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
則不足多發遣縣纜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爲
費甚大罷之則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
不安矣

此所以匈奴不過漢一大縣而能爲漢患也

陛下幸憂邊境遣

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
一歲而更

師古曰更謂易代也

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

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具蘭

石布渠答

蘇林曰渠答鐵疾黎也如瀆曰蘭石城上雷石也墨子曰城上二步一渠立程

長三尺冠長十尺臂長六尺二步一答答廣九尺表十二尺復爲一城其內城

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前所謂為之高城深塹者護家

室田作也此所謂復凡一城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皆當有

為一城者據勢也鄭氏曰虎落者外蕃也若今上家以時竹虎也師古曰虎落者以

竹蔑相連必如是然後乃募罪

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臣瓚曰募有罪者及罪人

皆除其罰若罪人應募者

令居之也少許罪人以成

丁之奴婢亦許納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平民亦許納

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罪人及罪

婢及平民鬻爵輸奴婢三種人猶不足成邊之人贖罪奴

數始募平民按百官表高爵謂公大夫以上也予

卷十

大事記解題

卒

退補齋藏板

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田作所收可以自給則官不供之也郡縣

之民得置其爵以自增至卿孟康謂即食貨志所

卿武帝所置錯之上書未得預言之然二十等爵

內無有卿名蓋謂其等級同列卿者也兩說皆非

也若文帝時未有卿爵錯之書辭其亡夫若妻者

必不如此但未必謂之樂卿耳

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

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此識也胡

人人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顏師古曰

為寇驅略漢人及畜產而它人能止言胡人入

得其所驅者令其本主以半賞之顏縣官為贖師

古曰此承上句之言請官為官備贖之耳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

胡不避死非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如此
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
如淳曰東方諸郡民不習戰鬪當戍邊者也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

復言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
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

明法法雖異而吏不能恻怛體上意則亦徒法而已存卹所徙之老弱善

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大要不過此兩條使先至

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慕而勸往矣臣聞古

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

卷十 大事記解題 空 退補齋藏板

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

城製里割地此蓋古之遺法定之方中公劉所載是也通田作之道正

阡陌之界此秦法也先爲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

閉張晏曰二內二房也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

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爲置醫巫以救

疾病以脩祭祀醫以救疾病巫以脩祭祀各有所主然古亦有祝田之術焉男

女有昏生死相卹墳墓相役種樹畜長師古曰種樹謂桑果

之屬張晏曰畜長六畜也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

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

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十師古曰假大也音工雅反

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五百之名始見於此十連一邑邑有

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師古曰有保護之能者也習地形

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

卒伍成於內則軍政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

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

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

以其寇狃道絕之臣竊意其冬來南也一大治則終身創

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蘇林曰秋氣至膠可折弓弩可用匈奴常以爲候而

卷十 大事記解題 空 退補齋藏板

出軍而不得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

漢孝文皇帝十二年冬十二月河決東郡酸棗潰金

隄發卒塞之

解題曰按河渠書漢興三十九年孝文時河決酸

棗東潰金隄師古曰潰橫決也金隄河隄名也在東郡白馬界括地志曰金隄一名千里隄在白馬縣東五里水經曰河水東北流而至濮陽縣北爲濮陽津注云城北十里有瓠河口有

金隄宣酸棗今開封府酸棗縣白馬今滑州白馬

縣

春正月賜諸侯王女邑各二千戶

解題曰四年既賜諸侯王子邑各二千戶故亦賜其女也

二月出惠帝後宮美人令得嫁

解題曰惠帝之崩至此二十年矣以文帝之仁始得出嫁然則定制未立事之遺落者多矣

三月除關無用傳

解題曰張晏曰傳信也若今過所也如淳曰兩行書繪帛行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謂之傳也師古曰張說是也古者或用棨或用繪帛棨者刻

卷十

大事記解題

奎

退補齋藏板

木爲合符也

鼂錯請募民入粟於邊拜爵免罪從之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

解題曰荀氏論曰聖王之制務在綱紀明其道義而已若夫一切之計必推其功義度其時宜不得已而用之非有大故則不由之按食貨志鼂錯復說上曰民貧則奸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今農夫五

口之家其復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
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每畝收一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

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

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

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

其中勤苦如此尙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

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存者半賈而賣師古曰本直千錢者

止得五百也亡者取倍稱之息如淳曰取一償一

謂舉錢者也於是謂舉錢者也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

卷十 大事記解題

窩 退補齋藏板

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師古曰行賣曰商坐

販曰賈列者若今市中賣物行也操其奇贏日游都市師古曰奇贏謂有餘

財而蓄聚奇異之物也一說奇謂殘餘物也乘上之急所賣必倍師古

所急求則其價倍貴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

必梁肉師古曰梁好粟也即今之梁米亡農夫之苦有任伯之得

莫白反師古曰阡謂千錢伯謂百錢也伯伯因其富厚交通

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

堅策肥履絲曳縞此高帝所禁也師古曰堅謂好車也縞皓素也縉之精白者也

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

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是時法律

如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

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迤此正中文帝徒善之病而欲國富法

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

民務農在於貴粟粟貴即魯頌所謂重穀貴粟之道在於使

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

以除罪如此則富人有爵下民有錢粟有所濼貴粟

則價不賤而亦不傷農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

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今令民有車騎

卷十 大事記解題 奎 退補齋藏板

馬一匹者復卒三人師古曰當為卒者免其三人不為卒者復其賤耳車

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為復卒當時之法如此神農之教曰

有石城十仞師古曰八尺曰仞取人申臂之一尋也湯池百步帶甲

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許行所謂神農之學也以是觀之粟

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

以上乃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於

是文帝從錯之言令民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稍

增至四千石為五大夫萬二千石為大庶長各以

多少級數為差錯又言邊食足以支五歲邊有五畜

可令人粟郡縣矣

師古曰入諸都縣以備凶災也

足交一歲以上

可時赦勿收農民租上復從其言乃下詔賜民十

二年租稅之半

遣謁者勞賜三老孝者悌者力田廉吏縣以戶口率

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

解題曰按本紀詔曰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爲

生之本也三老眾民之師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

嘉之此二三大夫之行今萬家之縣云無廉令豈

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未備也其遣謁者勞賜三

卷十

大事記解題

突

退補齋藏板

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

上率百戶者三匹

師古曰自二百石以上每百石加三匹也

及問民所

不便安而以戶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令各

率其意以道民焉

追諡故淮南王長爲厲王

解題曰按史記淮南衡山列傳孝文十二年民有

作歌歌淮南厲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

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上聞之乃歎曰堯舜放逐

骨肉周公殺管蔡天下稱聖何者不以私害公天

下豈以我爲貪淮南王地邪乃追尊諡淮南王爲厲王置園陵如諸侯儀

漢孝文皇帝十三年五月除肉刑

解題曰按史記本紀漢書刑法志五月齊太倉令

涓于公有罪當刑詔獄逮徙繫長安師古曰逮及也辭之所及

則追捕之故謂之逮一曰逮者在道將送防禦不絕若今之傳送囚也涓于公無男

有五女當行會逮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緩急非

有益也其少女緹縈自傷泣乃隨其父至長安上

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廉平

卷十 大事記解題

奎

退補齋藏板

者至坐肉刑亦見漢法之尚密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

復屬雖復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没入爲

官婢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天子憐悲其

意乃下詔曰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

爲僂而民不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孟康曰黥

劓二刑左右趾合凡三也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

薄而教不明與吾甚自愧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

焉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

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憐之

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

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

之及今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具為令

丞相張蒼御史大夫馮敬奏言肉刑所以禁姦慝

其所由來者久矣陛下下明詔憐萬民之一有過

被刑者終身不息謂除肉刑也及罪人欲改行為善而

道亡繇謂欲免罪人至於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

謹議請定律曰諸當完者完為城旦春臣瓚曰文帝除肉刑

皆有以易之故以完易髡以笞代劓以鐵左右趾代劓今既曰完矣不復云以完代完也此當言髡

卷十 大事記解題

突

退補齋藏板

者完也當黥者髡鉗為城旦春當劓者笞三百當斬

左指者笞五百當斬右趾及殺人先自告及吏坐

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已論命復有笞

罪者皆棄市晉灼曰命者名也成其罪也師古曰

從棄市也殺人先自告謂殺人而自首得免罪者

也使受賕枉法謂曲公法而受賂者也守縣官財

物而即盜之即今律所謂主守自盜者也殺人害

重受賕盜物贓汙之身故此三罪已被論名而又

犯笞亦皆棄市也罪人獄已決完為城旦春滿三歲為鬼
薪白粲鬼薪白粲一歲為隸臣妾隸臣妾一歲免
為庶人古者士臣阜阜臣興興臣隸隸臣僚僚臣

僕僕臣臺臺臣隸至漢猶有隸之名師古

曰男子爲隸臣女子爲隸妾鬼薪白粲滿三臣妾歲爲隸臣隸臣一歲免爲庶人隸妾亦然也

滿二歲爲司寇司寇一歲及作如司寇二歲皆免

爲庶人其亡逃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前令之

刑城旦舂歲而非禁錮者如完爲城旦舂歲數以

免李奇曰謂文帝作此令前有刑者臣昧死請制曰可是後外有

輕刑之名內實殺人斬右趾者又當死斬左趾者

笞五百當劓者笞三百率多死師古曰斬右趾者棄市故入於死以

笞五百代斬左趾者笞三百代劓者數既多亦不活也

盜殺御史大夫馮敬

卷十 大事記解題

究

退補齋藏板

解題曰按賈誼疏諸王雖名爲臣實皆有布衣昆

弟之心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

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

一親戚天下圍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

者如淳曰馮無擇子名忠直爲御史大夫奏淮南厲王誅之適啓其口匕首已

陷其匈矣刺殺者雖不知主名以誼疏上之考之今吳又見告矣意者其出於吳歟師古

曰始欲發言節制諸侯王則爲刺客所殺百官表雖不載敬死之年然

肉刑議尙有敬名而賈誼傳亦稱梁王死後歲餘

誼亦死是敬之見殺必在賈誼前無疑也

故梁王太傅賈誼卒

解題曰按賈誼傳梁王勝墜馬死誼自傷為傅無

救常哭泣後歲餘亦死賈生之死年三十三矣梁懷

王以十一年六月死至此僅兩年臨川王氏詩曰

懷王自墜馬賈傳至死悲古人事一職豈敢苟然

為哭死非為生吾心良不欺滔滔聲利間絳灌復

何知東坡蘇氏曰賈生過湘為賦以甲屈原紆鬱

憤悶耀然有遠舉之志其後卒以自傷哭泣至於

天絕使人君得如賈誼臣則知其有狷介之操一

不見用則憂傷病沮不能復振而為賈生者亦慎

其所發哉合臨川東坡二說觀之則賈生之酷疵

可見矣後四歲齊文王薨亡子文帝思賈生言乃分

齊為六國盡立悼惠王子六人為王又遷淮南王

喜於城陽而分淮南為三國盡立厲王三子以王

之此一事不用賈誼之謀故淮南衡山終反後十年文帝崩王齊悼惠

王諸子在十六年當作後三年文帝崩後此實十年景帝立三年而吳楚趙

與四齊王合從舉兵西鄉京師梁王扞之卒破七

國至武帝時淮南厲王子為王者以國亦反誅孝

武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賈嘉最好學世

其家史記云賈嘉最好學世其家與余通書藝文志儒家賈誼五十八篇

六月除田租

解題曰用量錯鬻爵之策積粟既多故除田之租

卷十 大事記解題

辛

退補齋藏板

稅也荀氏論曰古者什一而稅以爲天下之中正也今漢民或百一而稅可謂鮮矣然豪強富人占田逾侈輸其賦太半官收百一之稅民收太半之賦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強之暴酷於亡秦是上惠不通威福分於豪強也今不正其本而務除租稅適足以資富強夫土地者天下之大本也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封大夫不得專地今豪民占田或至數百千頃富過王侯是自專封也買賣田己是自專其地也孝武時董仲舒嘗言宜限民名田

卷十 大事記解題

主

退補齋藏板

至哀帝時乃限民田不得過三十頃雖有其制卒不能施行然三十頃有不平矣且夫井田之制宜於民眾之時地廣民稀勿爲可也然欲廢之於寡立之於眾土地旣富列在豪強卒而規之並有怨心則生紛亂制度難行由是觀之若高帝初定天下及光武中興之後民人稀少立之易矣就未悉備井田之法宜以口數占田爲立科限民得耕種不得買賣以贍貧弱以防兼并且爲制度張本不亦宜乎雖古今異制損益隨時然紀綱大略其致

一也本志曰古者建步立畝六尺爲步步百爲畝
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是爲九
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
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爲廬舍出入相友守望相接
疾病相救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
田夫三百畝歲更耕之自爰其處其家眾男爲餘
夫亦以口受田如此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
夫一人有賦有稅稅爲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
人也賦謂供車馬兵甲士徒之役也民年二十受

卷十

大事記解題

五

退補齋藏板

田六十歸田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田中不得
有樹以妨五穀力耕數耘收種如寇盜之至還廬
種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蔬殖於疆場雞豚狗彘無
失其時女脩蠶織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
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
州五州爲鄉鄉萬二千五百戶比長位下士自此
以上稍登一級至鄉爲卿矣於是閭有序而鄉有
庠序以明教庠以行禮而規化焉春令民畢出於
野其詩云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峻至喜冬則畢

入於邑其詩云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春
將出民間首平且坐於右塾比長坐於左塾畢出
而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班白
不提挈冬民旣入婦人同巷夜績女工一月得四
十五日功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
習俗也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而相與歌詠各言
其情是月餘子亦在序室入學入小學學六甲五
方書計之事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君臣
之禮其秀異者移鄉學學於庠序庠序之異者移

卷十

大事記解題

五

退補齋
藏板

國學學於小學諸侯歲貢小學之異者移於天子
之學學於太學命曰造士然後爵命焉孟春之月
羣君將散行人振木鐸以徇於路以採詩獻之太
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
故三年有成成此功也故王者三載考績三考黜
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進業曰升謂之升平三升
曰泰二十七年餘九年食謂之泰平而王業大成
刑措不用王道興矣故語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
仁書曰天秩有禮天罰有罪故聖人因天秩而制

五禮因天罰而制五刑建司馬之官設六軍之眾
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
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
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故四井爲邑邑四爲
丘丘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
十四井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
人步卒七十二人成十爲終同方百里之內縱橫
十截爲十行十成成百井故千井革車十乘士百
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也革車百乘士千人

卷十

大事記解題

古

退補齋
藏板

積萬井九萬夫井田之法備於一同百里之國凡
四都一都之田稅入於王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一
縣之田稅入於王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一甸之
田稅入於王地事謂農牧虞衡也貢謂九穀山澤
之材也賦謂出車徒給繇役也司馬法曰六尺爲
步步百爲晦晦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
爲通此周官之法什一而足所謂不加賦而民有
餘不減賦而民無不足者也故古人有言曰什一
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昔季孫欲

用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子季孫欲行爾法則有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戰國時白圭欲二十取一而孟子折之此井田之法所謂教養具足兵農兼資不可加不可減也孝文帝除田租之詔所以務本而抑末者其意至深遠然承井田既廢之後其於古聖人仁天下之意尚有缺焉

匈奴攻朝那蕭關殺都尉孫邛遂至彭陽候騎至雍甘泉以周舍爲衛將軍張武爲車騎將軍將軍車于乘

卷十

大事記解題

蓋

退補齋藏板

騎十萬屯長安旁以備長安以昌侯盧卿甯侯魏遯隆慮侯周竈皆爲將軍屯上郡北地隴西張相如爲大將軍董赤欒布爲將軍大發車騎以擊匈奴匈奴遁走出塞

解題曰中行說之謀也按史記漢書本紀列傳中

行說降匈奴單于甚親幸之

初漢使中行說傳公主雖在匈奴猶漢臣

也降則遂爲匈奴臣矣

匈奴好漢繒絮食物中行曰匈奴人

眾不能當漢之一郡

是漢富庶如此

然所以強者以衣食

異無仰於漢今單于變俗好漢物然則冒頓不好漢物可知也

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眾畜物前此

匈奴未漢遺單于書牘以尺一寸中行說令單于

遺書以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大長倨傲其辭

漢使或言曰匈奴父子乃同穹廬而卧顏師古曰穹廬旃帳

也其形穹隆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取其妻妻

之無冠帶之飾闕庭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俗人

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

其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其約束輕易行

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自秦罷侯置守中國遂不貴宗種今中

卷十 大事記解題

美 退補齋藏板

國雖陽不取其父兄之妻親屬益疎則相殺至乃

易姓皆從此類且禮義之敝嗟土室之人顧無多

辭令喋喋佔佔冠固何當中國文敝質衰宜其為匈奴所嗤也土室之人

指漢使也今陝西極邊民尚有居士室者顏師古

曰嗟者嘆愍之言也喋喋利口也佔佔衣裳貌也

言漢且當思念無為喋喋佔佔日夜教單于候利

害處漢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

朝那塞蕭關殺北地都尉印朝那今原州臨涇縣有漢朝那縣故城蕭

關朝那之關也按地理志朝那屬安定郡而北地

郡屬北地也顏師古曰功臣表云耕侯孫單以父

北地都尉印力戰死事文帝十四年封與此正合

然則卍姓孫而徐廣乃云姓段說者因曰段會宗
卍卍之玄孫無所據也會宗漢書有傳班固不云
是卍後何從

而卍之乎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按地理志屬安

定郡今原州彭陽縣使奇兵入燒回中宮漢書作騎兵非也

曰回中地在安定其中有官也候騎至雍甘泉於是文帝乃遣三

將軍軍上郡北地隴西按年表盧卿魏邀周中尉

周舍為衛將軍郎中令張武為車騎將軍軍渭北

車千乘騎卒十萬帝親自勞軍勒兵甲教令欲自

將征匈奴羣臣諫不聽皇太后固要上乃止文穎曰哀

痛祝誓之言於是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成侯董

赤為前將軍內使欒布為將軍按年表東陽侯張相如以擊陳豨力

戰功封侯者也成侯董赤高帝將董漂者也欒布

哭彭越者也絳灌既死人望無過張相如故以為

大將大發車騎往擊胡單于留塞內月餘乃去漢

軍逐出塞卍還此文帝待匈奴之規模也

以中郎署長馮唐為車騎都尉赦囚徒魏尙復以為

雲中守

解題曰按列傳馮唐者其大父趙人唐以孝著為

中郎署長署長猶舍長也守中郎署者也應劭曰此云孝于郎也事文帝

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家安在唐具以實

卷十 大事記解題

退補齋藏板

對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

鉅鹿也時匈奴爲患故當饋思名將父知之乎唐對曰尚不如

廉頗李牧之爲將也上曰何以唐曰臣大父在趙

時爲官卒將善李牧臣父故爲代相善趙將李齊

知其爲人也上旣聞廉頗李牧爲人良說而拊髀

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爲吾將吾豈憂匈奴

哉唐曰主臣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

起入禁中揚子曰或問馮唐言文帝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諒平曰彼時有激也親屈帝

卷十

大事記解題

表

退補齋藏板

尊以信亞夫之軍至頗牧曷不用哉當是之時匈奴新大人朝那殺

北地都尉卬上以胡寇爲意乃卒復問唐曰何以

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大父言李牧

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

不從中覆也顏師古曰覆謂覆白之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

乃得盡其志能今臣竊聞魏尚爲雲中守其軍士

租盡以饗士卒出私養錢魏尚之私錢也五日一椎牛饗

賓客游士在邊尚所賓者也軍吏軍職之吏舍人雲中守之舍人是以匈奴

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

所殺甚眾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

籍伍符

李奇曰尺籍所以書軍令伍符軍士五五相保之符信也如漕曰漢軍法曰吏卒斬

首以尺籍書下縣移郡令人故行不行奪勞二歲伍符亦什伍之符要節度也顏師古曰家人子謂

庶人之家子弟也終曰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幕府一言不

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此泛論當時法密也且雲中

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

罰作之罰為徒居作也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

能用也文帝說是日令馮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

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

卷十 大事記解題

羌

退補齋藏板

服虔曰車士車戰之士也七年景帝立以唐為楚相免武帝立

求賢良舉馮唐時年九十餘不能復為官漢之舉賢良徵亦九十餘乃以唐子馮遂為郎太史公曰

張季之言長者守法不阿意馮公之論將率有味

哉有味哉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二君之所稱誦

可著廊廟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王

道便便張季馮公近之矣苟悅論曰以孝文之明

本朝平治百寮之賢而賈誼見逐張釋之十年不

見省用馮唐白首屈於郎署豈不惜哉夫以絳侯

見省用馮唐白首屈於郎署豈不惜哉夫以絳侯

見省用馮唐白首屈於郎署豈不惜哉夫以絳侯

之忠功存社稷而猶見疑不亦痛乎夫知賢之難
用人不易忠臣自古之難也雖在明世且猶若茲
而况亂君闇主者乎然則屈原赴湘水子胥鴟夷
於江安足恨哉周勃質朴忠誠高祖以爲安劉氏
者必勃也既定漢室建立明主眷眷之心豈有異
哉狼狽失據塊然囚執俛首撫襟屬於獄吏豈不
愍哉夫忠臣之於其主猶孝子之於其親盡心焉
盡力焉進而喜非貪位退而憂非懷寵結志於心
慕戀不已進得及時樂行其道故仲尼去魯曰遲
遲而行孟軻去齊三宿而後出境彼誠仁聖之心
夫賈誼過湘水弔屈原惻愴動懷豈徒忿怨而已
哉與夫苟患失之者異類殊意矣及其傅梁王薨
哭泣而從死豈可謂不忠乎然人主不察豈不哀
哉及釋之屈而思歸馮唐困而後達有可悼也此
賢臣所以泣血賢後所以傷心也

春三月增諸祀壇場珪幣

解題曰按本紀詔曰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
宗廟十四年于今歷日彌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

卷十

大事記解題

卒

退補齋
藏板

臨天下朕甚自媿其廣增諸祀壇場珪幣昔先王
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左賢右戚先民後
己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如淳曰釐福也皆歸福
於朕躬不爲百姓朕甚媿之其令祠官致敬無有
所祈

河間文王辟疆薨立子福爲河間王

解題曰辟疆趙幽王少子二年所封也

漢孝文皇帝十五年春黃龍見成紀以公孫臣爲博
士議改正朔服色夏四月帝幸雍始郊見

卷十

大事記解題

全

退補齋
藏板

解題曰按封禪書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

德今漢受之推終始傳則漢當土德

終始鄒衍書篇各見本傳

傳次也音張戀反秦始皇以周爲火德故從其所不勝而爲水德公孫臣亦以秦爲水德漢當從其所不勝而爲土德土德之應黃龍見宜改正朔易服色色

上黃

與賈誼之說同

是時丞相張蒼好律歷以爲漢乃水

德之始故河決金隄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

內赤

服虔曰十月陰氣在外黑陽氣尙伏在地故內赤

與德相應如公孫

臣言非也罷之後三歲黃龍見成紀文帝乃召公

孫臣拜博士與諸生草改歷服色事其夏下詔曰

異物之神見于成紀無害於民歲以有年朕祈郊上帝諸神禮官議無諱以勞朕有司皆曰古者天

子夏親郊祠上帝於郊故曰郊

月令仲夏之月大雩帝用盛樂鄭康

成注春秋傳龍見而雩雩之正當以四月凡周之秋三月之中而早亦修雩禮以求雨因著正雩此

月失之矣鄭康成謂周之七月夏之五月杜預釋例曰龍見而雩謂建己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

方於是天雩祭天遂為百穀祈膏雨也

於是夏四月文帝始郊見雍

五時祠

漢興至此天衣皆尚赤

子之故故衣皆尚赤

九月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上

卷十

大事記解題

全

退補齋藏板

親策之

解題曰按鼂錯傳詔有司舉賢良文學士錯在選

中上親策詔之曰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曰

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四極之內舟車所

至人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近者獻其明

遠者通厥聰比善勳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亡

失德夏以長楸

此必有所傳孟子謂聞善言則拜特其略耳

高皇帝親

除大害去亂從

顏師古曰亂謂作亂者從謂合從者

並建豪英以為

官師

顏師古曰師長也各為一官之長也

為諫爭輔天子之闕而翼

戴漢宗也

是時未有諫官官賴天之靈宗廟之福師各以其職諫也

方內以安澤及四夷今朕獲執天下之正以承宗

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

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

及主郡吏

顏師古曰主郡吏謂郡守也

各帥其志以選賢良明

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

者

此所謂三道也

各有人數將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

之行當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于朝親諭朕

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

卷十

大事記解題

全

退補齋藏板

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

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愚民之休利著

之于篇朕親覽焉觀大夫所以佐朕至與不至書

之周之密之重之閉之興自朕躬大夫其正論毋

枉執事烏乎戒之二三大夫其帥志毋怠錯曰平

陽侯臣窋汝陰侯臣竈穎陰侯臣何廷尉臣宜昌

隴西太守臣昆邪所選賢良太子家令臣錯

窋曹參子

窋夏侯嬰子也何灌嬰子也昆邪公孫昆邪也錯穎川人而隴西太守舉之者舉所知也歷序所舉

者姓名猶近世除書載舉主姓名也

昧死再拜言臣竊聞古之賢主

莫不求賢以爲輔翼故黃帝得力牧而爲五帝先
大禹得咎繇而爲三王祖齊桓得筦子而爲五伯

長

其自許不淺矣

今陛下講于大禹及高祖皇帝之建豪英

也退託於不明以求賢良讓之至也臣竊觀上世

之傳若高皇帝之建功業陛下之德厚而得賢佐

皆有司之所覽刻於玉版藏於金匱歷之春秋

按序

傳述漢書起于高祖終于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爲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然則雖至東漢之

初春秋之名尚存也紀之後世爲帝者祖宗與天地相終今

臣竄等乃以臣錯充賦甚不稱明詔求賢之意臣

卷十

大事記解題

畝

退補齋藏板

錯草茅臣亡識知昧死上愚對其對爲詔語以求

售世固已多論之然論變法之意纔有戰不勝者

易其地民貧窮者變其業兩語極稱其美以悅帝

之意微見其端以起帝之疑此正錯之術數也賴

文帝清靜寡欲不爲其所動耳至于論三王計安

天下本人情及亡秦之敝亦不可廢也

其論秦亂之時吏之

始作先侵者貧人賤民也至其中節所侵者富人

大家也及其未塗所侵者宗室大臣也親疎是故皆外內咸怨離散逋逃人唯錯

有走心陳勝先倡天下大潰對策者百餘人唯錯爲及第當時議者多以刻深少錯比其遷爲中大

夫文帝特奇其材而已觀太史公所敘可見也史記

鼂錯書言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數十上孝文不聽然奇其材遷為中大夫

齊文王則河間哀王福皆薨無子國除

解題曰齊明年紹封按史記年表河間哀王福元

年薨無後國除為郡漢書削為郡二字至孝景前三年復

為國

漢孝文皇帝十六年作渭陽五帝廟夏四月帝郊見

五帝於渭陽以新垣平為上大夫命博士諸生採六

經作王制

卷十 大事記解題

金

退補齋藏板

解題曰按史記本紀封禪書趙人新垣平以望氣

見因說上設立渭陽五廟欲出周鼎當有玉英見

於是作渭陽五帝廟師古曰宇為屋之覆也言同一屋之下而別為

五廟各立門室也廟記云帝一殿面各五門各如

其帝色祠所用及儀亦如雍五時夏四月文帝親

拜霸渭之會如清曰二水之合也以郊見渭陽五帝五帝廟

南臨渭北穿蒲池溝水權火舉而祠若光輝然屬

天焉於是貴平上大夫賜累千金上大夫官名百官表不載按韓

安國傳壺遂官至詹事史記敘傳稱為上大而使

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

今禮記王制篇是也
文帝方溺於方士之

說此豈興禮樂之時乎使
有真儒必不在執筆之列

復於長門道北立五帝壇

解題曰按郊祀志文帝出長門若見五人於道北

遂因其直

顏師古曰直猶
當也當其處

立五帝壇祀以五牢以

文帝之清靜寡欲一有所溺其惑如此况其下者

乎是故人主不可有所欲

徙淮南王喜復為城陽王丙寅分齊為六國立悼惠

王子楊虛侯將閭為齊王安都侯志為濟北王武城

卷十

大事記解題

矣

退補齋
藏板

侯賢為淄川王白石侯雄渠為膠東王平昌侯卬為

膠西王勃侯辟光為濟南王又分淮南為三國立厲

王子阜陵侯安為淮南王安陽侯勃為衡山王陽周

侯賜為廬江王

解題曰文帝於賈誼之策一從一違者分齊以王

悼惠諸子蓋其所欲不王厲王諸子則非其所安

也觀過知仁亦可謂天資之厚矣天資雖厚不能

裁之以義及武帝之世淮南衡山之獄屠滅生民

以數萬計恃天資而不學其患至此按悼惠王傳

齊哀王既罷兵歸而代王立是爲孝文帝文帝元年盡以高后時所割齊之城陽琅邪濟南郡復于齊而徙琅邪王王燕始誅諸呂時朱虛侯章功尤大大臣許盡以趙地王章盡以梁地王興居及文帝立聞朱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故黜其功二年王諸子乃割齊二郡以王章興居居意怏怏不平後朱虛侯章薨興居發兵反自殺國除文帝憫濟南王逆亂以自滅明年盡封悼惠王諸子罷軍等七人爲列侯至十五年齊文王又薨無子時悼

卷十

大事記解題

全

退補齋藏板

惠王後尙有城陽王在文帝憐悼惠王適嗣乏絕於是乃分齊爲六國盡立前所封悼惠王子列侯見在者六人爲王又按史記淮南王傳上以淮南厲王廢法不軌自使失國蚤死乃立其三子爲王皆復得厲王時地參分之

漢孝文皇帝後元年冬十月新垣平詐覺謀反夷三族

解題曰受玉杯之獻卽明皇之德靈寶也以日再中之說而改元卽哀帝之朔夏賀良也治廟汾陰

欲祠出周鼎卽始皇之禱泗水也與治同道罔不
興與亂同事罔不亡使新垣平之不死漢其殆哉
然武帝旣誅文成而五利之寵又甚於前文帝自
是遂不復信方士之誕蓋其天資本非多欲而就
溺尙新故猶可自拔也觀其遺詔之首曰蓋天下
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
去此纔六七年耳所見如出兩人人恆過然後能
改豈虛言哉至於忿疾新垣平而復三族刑懲艾
淫祠而怠於正朔服色郊祀之事則補衮職者之
責也

卷十

大事記解題

矣

退補齋藏板

春三月孝惠皇后張氏薨於北宮

解題曰按史記漢書列傳大臣滅呂氏唯獨置孝

惠皇后居北宮孝文後元年薨葬安陵不起墳

曰后黨於呂氏廢處北宮故不曰崩

詔議民食

解題曰按本紀詔曰間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

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

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

文帝方惑于新垣平則令天下大酺及惑旣解

則遂知百姓勞苦如此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事多失

和鬼神廢不享與作謂陽廟立長門壇興汾陰祠而猶有鬼神廢不享之疑文帝

可以深省矣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費無用之事

或多與當時之病民者不在此何其民食之寡之也夫度田

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

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文帝可謂知所疑矣使有知治體者剖析

源流安知古制之不復也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

師古曰未謂工商之業也為酒醪以靡穀者多師古曰醪汁滓酒也靡散也

六畜之食焉者眾與三者皆由風俗之侈也細大之義吾未

卷十 大事記解題 兪 退補齋藏板

能得其中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此大議也

而史無傳焉豈皆淺末而不足取與抑有崇論宏議而帝不能察與博士與議其來必久雖暴秦猶

不能廢也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漢孝文皇帝後二年夏帝幸雍棧陽宮

解題曰按地理志右扶風雍縣棧陽宮昭王起有

鐵宮是後四年五年皆幸雍蓋橐泉祚年諸宮皆

在焉故時往遊豫也

復與匈奴和親

解題曰按史記本紀匈奴傳匈奴歲入邊殺掠人

民畜產甚多漢患之乃使人遺匈奴書單于亦使

當戶報謝復言和親事此並後一孝文帝後二年

使使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

當戶且居雕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

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命單于長城以

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此高帝約也使萬民耕織射獵

衣食父子無離臣主相安俱無暴逆今聞濞漢音先列

反惡民貪降顏師古曰降下也謂下意於利也其進取之利倍義

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

卷十 大事記解題

卒

退補齋藏板

書曰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

昌樂關漢書作翁然更始朕甚嘉之聖人者曰新改作

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自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

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

之無窮天下莫不咸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

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林葉金帛絲

絮他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朕與單于

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

足以離兄弟之驩朕聞天不頗復地不偏載朕與

單于皆捐往細故俱蹈大道墮壞前惡以圖長久
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

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而辟危殆

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顏師

古曰謂漢人逃入匈奴者今不追也單于無言章尼等皆匈奴降漢者朕聞

古之帝王約分明而無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

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單于既約和親

於是制詔御史曰朕不明不能遠德是以使方外

之國或不寧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畿之內

勤勞不處二者之咎皆自於朕之德薄而不能遠

達也間者累年匈奴並暴邊境多殺吏民邊臣兵

吏又不能諭吾內志以重吾不德也夫久結難連

兵中外之國將何以自寧今朕夙興夜昧勤勞天

下憂苦萬民爲之怛惕不安未嘗壹日忘於心故

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軼音轍於道以諭朕意於單于

今單于反古之道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親與

朕俱棄細過偕之大道結兄弟之義以全天下元

元之民和親已定始于今年匈奴傳所載詔與此不同其辭曰制詔御

卷十 大事記解題

全

退補齋藏板

史曰匈奴大單于遺朕書言和親已定亡人不足以益眾廣地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令約者殺之可以久親後無咎俱便朕已許之其布告天下使民知之傳之詔為許和親而下也紀之詔為和親已定而下也文帝不憚屈己而和匈奴可謂愛民矣然遺單于書乃云天下大安萬民熙熙朕與單于為之父母天下猶一家也一家豈有兩父母哉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此文帝所當深省也

八月戊辰丞相張蒼免庚午以御史大夫關內侯申屠嘉為丞相封故安侯

解題曰按張蒼傳蒼任人為中侯大為姦利上以讓蒼蒼遂病免蒼為丞相五歲而免孝景前五年

卷十 大事記解題

全

退補齋藏板

蒼卒年百有餘歲子康代侯八年卒子類代為侯

八年坐臨諸侯喪後就位不敬國除

按年表國除在建元五年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為簡不亦異乎孟子謂公行子之家為朝廷者喪紀國之大典卿大夫奉君命往弔行禮之所儀制皆視朝廷也觀張類坐臨諸侯喪後至不敬國除用刑之重如此必三代遺法歷

申屠嘉者梁人以材官

戰國秦漢而尚存者也

從高帝擊項籍遷為隊率從擊黥布軍為都尉孝

惠時爲淮陽守孝文帝元年舉故吏士二千石從
高皇帝者悉以爲關內侯食邑二十四人而申屠

嘉食邑五百戶張蒼已爲丞相嘉遷爲御史大夫

張蒼免相孝文帝欲用皇后弟竇廣國爲丞相曰

恐天下以吾私廣國以此示後後世猶有王氏之禍廣國賢有行

故相之念久之不可而高帝時大臣又皆多死餘

見可者乃以御史大夫嘉爲丞相因故邑封爲故

安侯自漢興以來皆以列侯爲相故因其關內所食邑而封之是時太中大夫

鄧通方隆愛幸丞相入朝而通居上傍有怠慢之

卷十 大事記解題 叁

禮丞相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臣漢書作愛幸羣臣則

富貴之至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富之可也貴上之不可也

曰君勿言吾私之顏師古曰言欲私戒教之罷朝坐府中嘉爲

檄召鄧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當是時丞相權重如此通

恐入言文帝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文帝豈不能留鄧通

蓋欲伸丞相之威耳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

如故不爲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

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嘉特漢軍行間一卒耳及爲相風采號令威重

如此則大業安得不歸高帝吏今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

退補齋藏板

解文帝度丞相已困通使使者持節召通而謝丞

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為文帝泣曰丞相

幾殺臣嘉終文世之為相當時近習不敢為讒慝明矣文帝若因此遂遠之豈特不累盛德

亦可免通餓死之禍

星隕梁野

解題曰按天文志八月天狗下梁野天狗狀如大

流星有聲其下上地類狗孟康曰星有尾旁有彗下有如狗形者亦太白

之精所墜及望之火光炎炎中天圍如數頃田

漢孝文皇帝後三年匈奴老上單于稽粥死子軍臣

卷十

大事記解題

古

退補齋藏板

立為單于

解題曰按史記列傳老上單于稽粥死子軍臣立

為單于既立孝文皇帝復與匈奴和親而中行說

復事之列傳云和親後四歲老上單于死子軍臣立軍臣單于立四歲匈奴復絕和親大入

上郡雲中徐廣曰軍臣後元一年立孝文後元七年崩而二年答單于書其間五年而此云後四年

又立四歲入上郡雲中數不容爾也

秋大雨四十五日

解題曰按荀悅漢紀秋大雨晝夜不絕四十五日

藍田山水出流五百餘家漢水出壞民室八千餘

家殺二百餘人史記大事記是年書置谷口邑其事多不可考按地理志谷口邑在左馮翊九嵎山在西有天齊公五牀山仙人五帝祠是時帝頻歲遊幸然則谷口置邑或者亦爲遊豫設與

漢孝文皇帝後四年五月赦天下免官奴婢爲庶人解題曰爲日食而下也免官奴婢爲庶人蓋特恩非赦例也

以中郎將張釋之爲廷尉

解題曰百官表文帝前三年書中郎將張釋之爲

卷十

大事記解題

奎

退補齋藏板

廷尉按本傳釋之事孝文帝十歲不得調無所知名欲自免歸中郎將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則拜廷尉不在前三年明矣本傳載釋之爲廷尉當犯蹕盜高廟玉環兩獄其下云當

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開

恬啓避景帝名易爲開高帝五年爲郎中令蓋高帝親信舊臣也見釋之持議平

乃結爲親友張廷尉由此天下稱之周亞夫文帝

後六年始爲中尉

接本紀列傳周亞夫文帝後六年以河內守爲將軍屯細柳以備胡軍罷若移釋之爲廷尉於後三年則與周亞

夫爲中尉之年相近班固作表去文帝時已二百年恐簡編漫滅誤以後三年爲前三年耳今書於後三年之末或曰百官公卿表後元年書廷尉信孝景元年書廷尉歐中間無爲廷尉者本紀景帝元年七月詔議吏受所監臨飲食財物法廷尉信又在議中然則廷尉信自文帝後元年拜官至景帝元年七月尙在職七月後始以張歐代之豈可置釋之爲廷尉於後三年乎曰年表後元年雖書廷尉信而後七年又書奉常信則旣徙爲他職矣

卷十

大事記解題

癸

退補齋藏板

景帝元年議刑名復書廷尉信是信自廷尉而遷奉常又自奉常而還故官遷徙往來表皆不載則漏缺多矣安知非後三年以前信已徙他官而釋之補其處乎又安知景帝元年七月以前釋之已出爲諸侯相然後復用信按本傳景帝立釋之恐稱病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謝則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張廷尉事景帝歲餘爲淮南王相景帝以去年六月卽位若今七月釋之信就職未幾而易以張出爲外官謂之歲餘可也

歐乎大抵遷官徙職一往一來歲月旣遠安能悉得其真而年表世尤罕讀無復善本故不勝其舛

誤也

漢孝文皇帝後六年冬匈奴絕和親大人上郡雲中以中大夫令免故楚相蘇意郎中令張武為將軍屯飛狐句注北地又以河內守周亞夫宗正劉禮祝茲侯徐厲為將軍屯細柳霸上棘門數月匈奴去亦罷解題曰按匈奴傳軍臣單于立歲餘匈奴復絕和親大人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略甚眾於是漢

使三將軍屯北地代屯句注

史記正義曰句古侯反注之具反括地志曰句注山一名西陲山在代州雁門縣西北三十里句注與夏屋山相接天下之阻路所以分明內

卷十

大事記解題

七

退補齋藏板

外地屬

趙屯飛狐口

地屬趙國顏師古曰險阨之處在代郡之西南衝燕趙之

代國中史記正義曰飛狐蔚州縣也在代州東

緣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寇又

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

張揖曰在昆明池南今有柳市是也顏師古曰

如瀆謂長安細柳倉在渭北按匈奴傳云軍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此則細柳不在

渭北揖說是也史記正義曰按三輔故事細柳在直城門外阿房宮西北又匈奴傳云長安西細柳

則如瀆云在渭北棘門孟康曰在長安昔秦時宮門在橫門外也史記正義曰輿地志云棘門在渭

水十餘里橫音光秦興樂宮北門對橫橋今渭橋霸上縣東北二十五里漢文帝之陵邑也廟記云

霸陵即

以備胡胡騎入代句注邊烽火通於甘泉

長安數月漢兵至匈奴亦遠塞漢兵亦罷

夏四月大旱蝗

解題曰按本紀夏四月大旱蝗顏師古曰蝗卽令

諸侯無入貢弛山澤韋昭曰弛廢其減諸侯御狗

馬損吏員減侍御之人亦所發倉庾史記正義曰

日倉在野曰庾郭璞云三倉云庾倉無屋以振民得賣爵爵非有上

漢孝文皇帝後七年夏六月己亥崩于未央宮

解題曰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而後仁善人之治

國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誠哉是言漢興至孝文

卷十 大事記解題

矣

退補齋藏板

四十有餘歲德至盛也廩廩鄉改正服封禪矣謙

讓未成於今嗚呼豈不仁哉自漢興至孝文以下

子長專爲武帝發也雖意有所偏亦可謂中武帝

之病矣班孟堅贊盡用史記孝文皇帝從代來卽

位二十三年一章而自增兩語云斷獄數百幾致

刑措復采嗚呼仁哉四字以結之失其旨矣

遺詔短喪

解題曰按遺詔曰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

皆釋服上文云朕旣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以離寒暑之數然則前此民間

皆服三年喪也。母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者。上文云哀人之

父子傷長幼之志，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也。然則前此皆有禁。自當給喪。

事者。吏民給喪事則不當吉。皆無踐。孟康曰踐，跌也。晉灼曰漢

語作踐，跌徒跌也。師古曰孟晉二說是。經帶無過也。索隱曰漢語是書名，苟爽所作也。

三寸毋布車及兵器。應劭曰無以布衣車及兵器也。不拖重車介士也。毋

發人男女哭臨官殿。此秦漢之舊制，欲其聲大且眾也。亦出于代哭之遺意。但

展轉說。耳。官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制也。各十五聲。

此文帝之意也。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毋得擅哭已下。隱

曰謂極已。下於壙。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

卷十 大事記解題 苑 退補齋藏板

服。服虔曰皆當言大功小功布也。纖細布衣也。應

劭曰紅者中祥大祥以紅為領緣。纖者禫也。凡

三十六月而釋服矣。此以日易月也。晉灼曰漢書

例以紅為功也。顏師古曰紅與功同。服晉二說是

也。此喪制者文帝自率己意創而為之，非有取於

周禮也。何得為以日易月乎？三年之喪其實二十

七月，豈有三十六月之文？禫又無七月也。應氏既

失之於前，而近代學者因循謬說，未之思也。劉德

云紅亦功也。思功非一故以功力為字。女工唯在

絲故以糸功為字。按文帝權制百官而已，輕重之

服不當併言。他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率從事。

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應劭曰因山為

藏不復起墳。山下川流不遏，毋有所改歸。夫人以

絕也就其水名以為陵號。下至少使令中尉亞夫為車騎將軍屬國悍。徐廣曰姓

徐駟按漢書百官表典為將屯將軍顏師古曰典屯軍以備非

常郎中令張武為復土將軍顏師古曰穿墳出土下棺也已而實之又

即以爲墳故云發近縣見卒萬六千人內史諸縣有去長安

復遠者止發近縣不欲勞民也見發內史卒萬五

千人關中之民雖皆居內史之地各有所隸當爲

徵循則隸中尉其它別隸官府藏郭穿復土屬將

者尚多有之但其數不可考耳

軍武文帝所以織悉區處荀悅論曰書云高宗諒

闇三年不言孔子曰古之人皆然三年之喪天下

之通喪由來者尚矣今而廢之以虧大化非禮也

五峯胡氏曰行而有悖於天有累於身雖父令不

可從也從之則成父之小欲而隳父之大仁君子

不謂之孝况三年之喪仁人君子所以事天成身

之本非父之所得令者乎致堂胡氏曰三年之喪

由此道君者民之倡也立變先親民尚不二已先

忘孝何以能率人乎且著爲禮文則有不二之重

制爲刑辟則有匿服之誅乃不以身先之禮必不

行而刑必不服矣且天子所以不遂服三年何謂

哉謂妨政事耶謂費材用耶謂妨攝政之人耶謂

妨政事則政事孰先於國家之大憂謂費財用則

不得不自堯舜至周未聞有攝政之人而奪喪

君之國者至於爲小民嫁娶祠祀之故而用輕廢

重尤爲不倫揆之以理稽之以事無一而不可不法

卷十

大事記解題

一百

退補齋藏板

堯舜三代乃安然以刻薄之景帝爲師而無所戒懼特謂位尊勢隆得以自便是不知禮義之爲大也寥寥千餘年間惟晉武欲行古制而泥於裴社之邪說獨魏孝文天性仁厚斷其不疑雖不盡合禮文而哀戚之情溢於杖經讀其史猶足以惻然戚動想見其爲人可謂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者豈可不惜哉必欲敦父子之恩使眾著於君臣之美我二三年之喪自天子達然後盡道矣

乙巳葬霸陵上謚曰孝文皇帝太子卽位于高廟丁未龔號曰皇帝

解題曰史記書卽位其例有二文帝至代邸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遂卽天子位此卽受朝南面之位也此所載乙巳太子卽位于高廟此卽廟見

卷十

大事記解題

五

退補齋藏板

阼階之位也

文帝旣卽天子位故下文稱奉天子法駕迎於代邸皇帝卽日夕入未央

宮是以龔號而稱帝也景帝乙巳卽位于廟丁未始書龔號皇帝則乙巳卽位乃卽阼階之位非卽天子之位也文帝自外入故先卽帝位然後卽阼謁廟

景帝繼先君之喪故旣葬先卽阼謁廟然後卽帝位然以左傳考之晉悼公自周入晉事體與文帝同先朝於武宮五日而後卽位於朝未有不見廟而遽臨羣臣者此陳平周勃不學之過也

乙卯封皇太后弟竇廣國爲章武侯兄子竇彭祖爲

南皮侯

解題曰高祖卽帝位之後呂后兄弟封者二人皆以從征伐之功非專爲外戚也文帝卽位後薄太后兄弟封者一人亦以從代來之功也景帝初卽位首敗非有功不侯之約以寵母家亦何面目入高廟乎然考其本末竇太后蓋亦有力焉竇太后欲侯皇后兄王信帝讓曰始南皮及章武先帝不侯及臣卽位乃侯之信未得封也竇太后曰人生各以時行耳竇長君在時竟不得侯死後乃其子彭祖顧得矣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以此觀之則兩侯出於竇太后之意明矣使景帝事母以其道必不逢迎其私意以成其過此責在帝不在太后也

長沙王吳著薨無子國除

解題曰按漢興以來諸侯年表長沙靖王著二十一年來朝薨無後國除

漢孝景皇帝元年冬十月尊高皇帝爲太祖孝文皇帝爲太宗令郡國皆立廟

解題曰按本紀詔曰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

卷十

大事記解題

五

退補齋藏板

顏師古曰祖始也始受命也宗尊也有德可尊也 制禮樂各有由歌者所

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耐張晏曰正月且作酒八月

成名曰耐耐之言純也至武帝時因八月嘗耐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所謂耐金也顏師古曰耐三

重釀醕酒也味厚故以薦宗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孟康曰武德高祖所

作也文始舜舞也五行周舞也武德者其舞人執干戚文始舞執羽籥五行舞冠冕衣服法五行色

見禮樂志孝惠廟耐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

下通關梁不異遠方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

恤孤獨以遂辟生減者欲不受獻罪人不孥不誅

亡罪不私其利也除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

卷十 大事記解題 五 退補齋藏板

朕既不敏弗能勝識此皆上世之所不及而孝文

皇帝親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

明象乎日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為孝文皇

帝廟為昭德之舞禮樂志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

時五行之舞四時舞者孝文所作以明示天下之安和也孝景采武德舞以為昭德以尊太宗廟

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施于萬世永永無窮

朕甚嘉之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禮儀

奏丞相臣嘉等奏曰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

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嘉等愚所不及臣謹

議世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帝廟宜爲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爲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郡國諸侯宜各爲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所獻宗之廟張晏曰王及列侯歲時遣使請京師侍祠助祭諸宣布天下制曰可

春正月詔聽民徙寬大地

解題曰春正月詔曰聞者歲比不登民多乏食天

絕天年朕甚痛之郡國或磽陁無所農桑古師

卷十 大事記解題

高

退補齋藏板

曰磽謂堯坳瘠薄也陁謂漏隘也穀謂食養之畜謂收放也磽音苦交反陁音狹穀古擊也或

地饒廣薦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如涓曰莊周云麋鹿食曰薦一

曰草稠曰薦深曰莽其議民欲徙寬大地者聽之史記文帝

紀多載詔書入景紀則皆不載蓋以爲不足載也

其旨微矣劉氏士略太史公百三十篇十篇有錄

無書漢書太史公傳亦如之以張晏所列亡篇之

目校之史記或其篇具在或草具而未成惟武帝

一篇亡耳司馬真索隱信張晏之說遂謂景紀後

人取班書補之是殆不然學者合取司馬氏班氏

二紀觀其書法則才識高下可默喻矣今各隨事辨之衛宏漢書舊儀注曰司馬遷作本紀極言景帝之短及武帝之過武帝怒而削去之衛宏與班固同時兩紀俱亡景紀所以復出者武帝特能毀其副在京師者耳藏之名山固自有它本也如古文尚書漢魏儒皆不見至晉南渡以後始出武紀終不見者豈非指切尤甚雖民間亦畏禍而不敢藏乎

匈奴入代遣御史大夫陶青至代約和親

解題曰按史記本紀匈奴入代與約和親漢書止

卷十

大事記解題

夏

退補齋藏板

書御史大夫青至代下與匈奴和親而不書入代使匈奴不入代則陶青至單于之庭約和可也何由止於代下乎

五月復收民田半租三十而稅一

解題曰按食貨志文帝除民田之租稅後十二歲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也

以太中大夫周仁郎中令張歐爲廷尉中大夫鼂錯爲左內史

解題曰周仁以嘗爲太子舍人而拜郎中令張歐

以事太子而爲廷尉鼂錯以太子家令而拜內史
景帝初元除拜如此既示天下以不廣矣若深考
之仁本醫工賤品乃以代先帝親信之張武武雖
非宋昌比猶代國二千石也張釋之爲廷尉天下
所稱反以宿憾黜之豈歐所能繼乎此年七月議刑名雖有廷尉信名時暫領其事耳至於鼂錯之除則社稷安危所係也

文帝置錯於東宮其害始見矣張歐傳云文帝時以治刑名言事太子然則東宮官屬言刑名者眾矣况錯以才辨爲之渠帥乎

太中大夫鄧通免尋坐盜出徼外鑄錢沒其家

卷十

大事記解題

真

退補齋藏板

解題曰通之貪佞苟復尊寵之適所以成父之惡
爲景帝疎遠之可也今必置之死地其薄於孝可
知

削趙王遂河間郡膠西王卬六縣

解題曰內史鼂錯之謀也按史記王濞列傳削
吳豫章郡會稽郡前二年趙王有罪削其河間郡
膠西王卬以賣爵有姦削其六縣吳王削地書至
卽反前二年當書於此年是時鼂錯已爲內史矣

